

說  
庫

第三十四冊

備遺錄  
原李耳載  
風月堂雜識  
投甕隨筆



明 新淦張 芹編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有言周齊相代岷。五府為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秦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珉王降為庶人。燕邸亦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已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秦等。耿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眾。

### 兵部尚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為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已。聞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漏師遁。還處遼寧二府。為變。召還京師。寧王與靖難師合。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奉書。文皇謂齊黃

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文皇不信。進兵益急。尋召秦遷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秦追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秦為貳。令州人執之。既至。秦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或云秦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極駿。

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黑馬。既而行。速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蹤跡。

###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為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蹟。慨然以為彼七子。子縱顧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藉。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通。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窮宜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大

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太孫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諭遣還家。丁卯復召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辱。當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即位。召為翰林侍講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宸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宸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啟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畧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而文廟殿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沒。當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文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

其先人墓後。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贊下士與公文誼甚篤。景隆之帥師北伐由公薦之。既而兵敗不誅。漸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公。遂不復疑。卒開門以降。蓋不免於誤國也。

###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寧。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遊邑庠。與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速之。以小過而迅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礪。於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服。闕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等特見

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詔。兩人公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詔者愧而止。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嫺親被逮。戍邊徼者甚眾。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於朝。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文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贊于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既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黃公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公為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既渡淮。公徵兵上



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殺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為。乃東向再拜。於羅漢磯。湍水急。迅舫。舟人奮棹。遂自溺焉。郡人柯暹嘗為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龍守愚。於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禮部尚書陳公

公諱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陞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司。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

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居于市。

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也。迪曰今日休說。這話一

文親累我輩也。迪曰今日休說。這話一

之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我若是亂臣賊子云云。

初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

尹昌隆歸附。復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泰。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為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行。夫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閔。宋徵。韓永等。日夜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都給事中龔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願事至此。吾分死矣。爾齋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于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公馳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上於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亦釋。遂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昇。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巽志俱為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動止安雅。書法精研。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閔。字松友。河西鄆陽人。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後。以薦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鄆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徽。革除間。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為漢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為翰林修

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木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木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畧。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充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古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公墓。立石為記。

### 兵部尚書鐵公

公諱鉞。河南鄧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訴藩府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鞠之。數日獄未

成。高廟怒。屬公鞠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飛芻挽粟。水陸並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魏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誘文皇入城下。開板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北伐。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責問不屈而死。

刑部尚書侯公

公諱泰。不知何所人。革除間。為刑部尚書。靖難師起。公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間。為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甘公

公諱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為監察御史。持正不靡。及文皇即位。執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諱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為大理寺丞。魏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輟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真寧人。革除間。為僉都御史。以剛直聞。文皇入南都。清死之。一云文皇既

即位清陽。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挾刃圖不軌者。遂驚覺。明視朝。令遍搜羣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詰之對曰。欲為故主報讐耳。乃用鐵箠。刷其肉。至盡。親屬連坐者尤眾。

###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吏部尚書張公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鷄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解字。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為天下第一。三十一年。為吏部尚書。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尚書王鈇。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為監察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策。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副都御史茅公



公諱大考。秦州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踰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大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高廟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四川嘉定州樂縣人

###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錢。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平山人革除中。為兵科給事中。一云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

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 監察御史王公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質縣千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機事。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坐族誅。

###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初取狀元。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乃以廣易

授翰林修撰。聞靖難師起。憂。但不食。日就羸。億以辛巳九月卒。革除君閔之。遣禮部侍郎

黃觀諭祭于家。吉安志云。文廟繼統。羣臣多往迎附。公慟哭與妻子訣。是夜服腦子死。非實。

### 散騎舍人廖公

公諱鏞。無為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除間。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

月十日就戮。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入浣衣局第。錦鏡俱充軍。

### 浙江按察使王公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府人。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誓必死會。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水池而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上曰。死自其分。燬印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祀。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權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下。賜馬。疋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春。從王朝京師。彼累謫雲南。馬龍他郎。向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之

任所部百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為書諭。以禍福諸夷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長官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為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計。京師府尹向寶學士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陞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吳隱集四卷藏于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以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公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高廟親擢為平江知縣。明年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覈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憂。儀民詣闕奏留。未報。革除。已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

官情罪乞正名籍。乃罷。為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即回郡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公募義勇赴援。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

寧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為守備。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為屈。遂支解而死。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

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為霍丘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起共挫折之。公不為動。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 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環。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

畫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搗濟寧。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道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

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頭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既而聞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暉。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為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為北平左布政使。公察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屬。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也。明七月六日及繼統族誅其家。後上屢夢公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面猶如生。

濟陽教諭王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為遊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眾舍之。公乃望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



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祠之。其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 蘇州府知府姚公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行純實。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弈。弈避入太湖公。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而見也。已卯靖難師起。公畫策勸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或記云。當時燕師日迫。建文君與方孝孺用漢破亡圖之策。賤齊黃子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嘗病中暑。布政使張昂偕三司官入

問疾見 文皇四圍皆着火爐。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因令人上變會。文皇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建文君。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速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 教授俞公

公諱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 陝西按察僉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以儒士。授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西僉事。嘗得 燕邸密事。以告方孝孺。壬午九月。丁亥被戮。時遣錦衣千戶張安齋書許世子襲封公諱也。

### 寧波知府王公

公諱璉。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街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縛送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蕭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湜。皆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岳池縣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扣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

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

###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間。議削諸藩。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為名。以貴為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昺潛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昺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 參將宋公

公諱忠。革除間。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為參將。以備虜為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弟。皆無鬪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宣。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濟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眾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遣精銳衝敗之。遂與濟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鑿提兵守大寧。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閔之卹典加厚。相傳鑿與馬  
宣之死。皆嘗

無異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  
臣死事者甚眾。不能悉紀。

###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仁廟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文皇疾愈。八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曾壽獨以百口保無他虞。於是。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蓋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文皇即位。齊黃輩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閒。住尋繫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曷。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

不知何人革除間巡撫某地

文皇即位。頒詔至不受。命謀欲起兵。其下

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薦授沛縣教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

自許。革除已卯中應天鄉試第一。不知曾授某官壬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已卯七月與張昂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寧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不知何人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逃難出走而死。

周公諱璠。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平。戮死。不知為某官

謝公諱昇。不知何人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旺子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一云定遠人

盧公諱迴。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奉。吏部侍郎。

黃公諱魁禮部侍郎

暴公諱昭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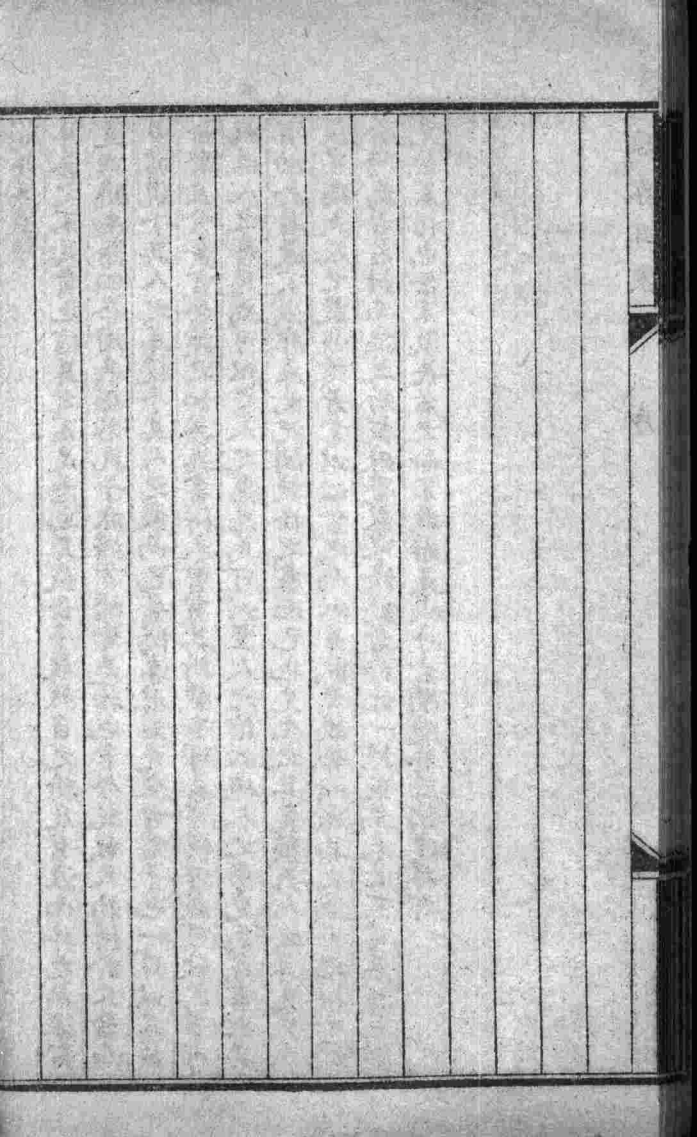
承樂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  
御劄付禮部  
尚書呂震曰  
建文中姦臣  
其正犯  
者既經大赦  
可宥  
為民賒還田土

備遺錄終



原李耳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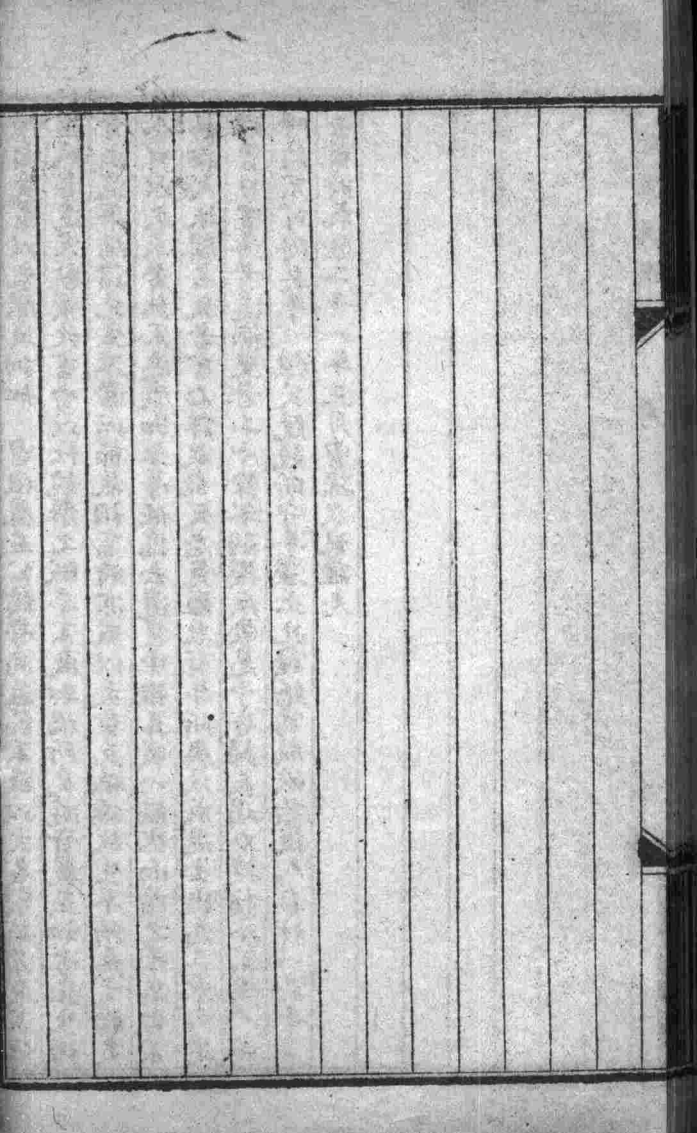
耳養之不足貴也信耳之不足憑也耳載云乎哉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舜  
達四聰禹懸四學周采謠俗孔子亦擇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居  
多亦視乎其人之耳視乎其人之載而已晉陽李鳳石先生古君子也一日以耳載  
示余且索余言余讀之如讀異書得未曾有其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事可  
以啟人之善思焉可以警人之愚志焉可以堅人之信心破人之學見焉是書也其  
有功於名教不淺非直為紀聞誌怪之書而已也先生之耳豈猶夫人之耳先生之  
載豈猶夫人之載哉讀者當以心會之而以身試之慎毋以過耳之談目之抑余聞  
晉陽為古名封而誌之所載殊覺寥寥脩誌者於此一採取焉未必不可為孫邑增  
光垂不朽也余不敏長者之命不敢辭是為序古閣遜菴孫闥達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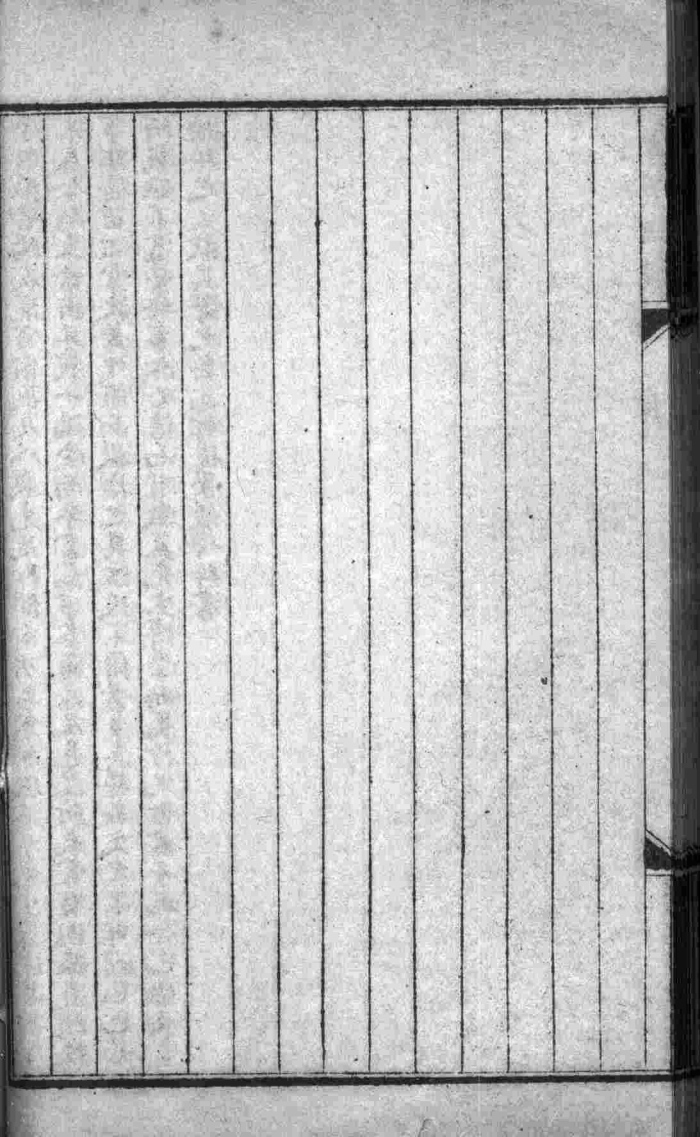
裨官野乘意在炫奇而作者今古相望莊子首述齊諧班史藝文列小說十五家平  
子西京賦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在漢時已充棟矣爾後轉相擬述無關體要  
聊為談啜資而晉張茂先固瓊嬛所得撰博物志四百卷武帝詔使芟截浮疑僅百  
十卷非以倣說幻怪繁蕪耳目乎唐人雜記雅好附會荒忽支離以不奇為病乃道  
病不奇耳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鯨吐鰲擲牛魅蛇妖為味轉淺  
唯於倫常日用間無可見奇者得其奇誌之覺明霞秀月無非湧雪崩雲得其奇而  
不黑於理者誌之覺鷹蕩龍門無非練川楮陸而後至奇以見晉陽李鳳石先生學  
通今古所著耳載一書未嘗不標新領異要皆目前常事轉出奇境復鄭重乎忠孝  
廉貞之行風議乎嗔貪癡妄之為使人攻鏡感發自於言外得之是事以正出奇理  
以奇見正而心則全乎正者也蓋將以挽人心之好怪而不愧為天下之至奇尚何  
算博士鬼董狐之誚哉吳興徐侍郎蘋邨嘗詆懋叔之穢褻湘山野錄之妄誕碧雲  
駮之誣謬以為傷風俗者是非他若洞真拾遺雲僊散錄諸編亦譏其瑣屑鄙雜可  
以無作惟陶氏輟耕錄則以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美之稱許恭慎矣而其年陳檢  
討復詆為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紀載固若是其不易乎惜先生之書不令二

公見之耳獨訝古人有言末學庸受貴耳而賤目如耳視弗靈於目聽命名之未安也者觀其自序而爽然失矣乾隆丁亥秋七月朔旦兩海年家後進許道基拜書

憶自受書以來聞度訓知 曾祖鳳石公績學高氣節不欲以文名家舉孝廉不仕  
闖賊嘗遣宋獻策致書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禍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崧生傅  
青主張華陽諸先生率常以節氣相高時亦或以文章互砥礪故生平所為文膾炙  
人口以文求者無不應應即草堂任攜去遺篋中惟耳載一編伏而讀之筆高古不  
具論大抵闢名教者言必詳從龍矢志蒐羅歷有年所庚戌成進士出為邑宰內擢  
部曹日事簿書違鄉里者二十餘年嗣嬰疾蒙恩予告歸益竭力搜訪卒不得一鳴  
呼殆不可得矣予 祖父兢兢所守手澤止此謹繕寫成帙詒後人存什一於千百  
云爾時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曹孫從龍謹志



予自蒞晉陽及罷官前後凡八載先是即聞前明名孝廉鳳石李先生著述甚夥丁未春令嗣李君出耳載一編受而卒業焉事多通志及邑誌所未嘗有固雖遺聞軼事非得留心掌故者搜羅而撮拾之其湮沒不傳者多矣甚矣文之不可以已也若所載雖不盡繫晉事亦必信而有徵蓋先生博學而篤行之古君子也今已俎豆宮牆邦之文獻其寄之矣高郵後學殷嶧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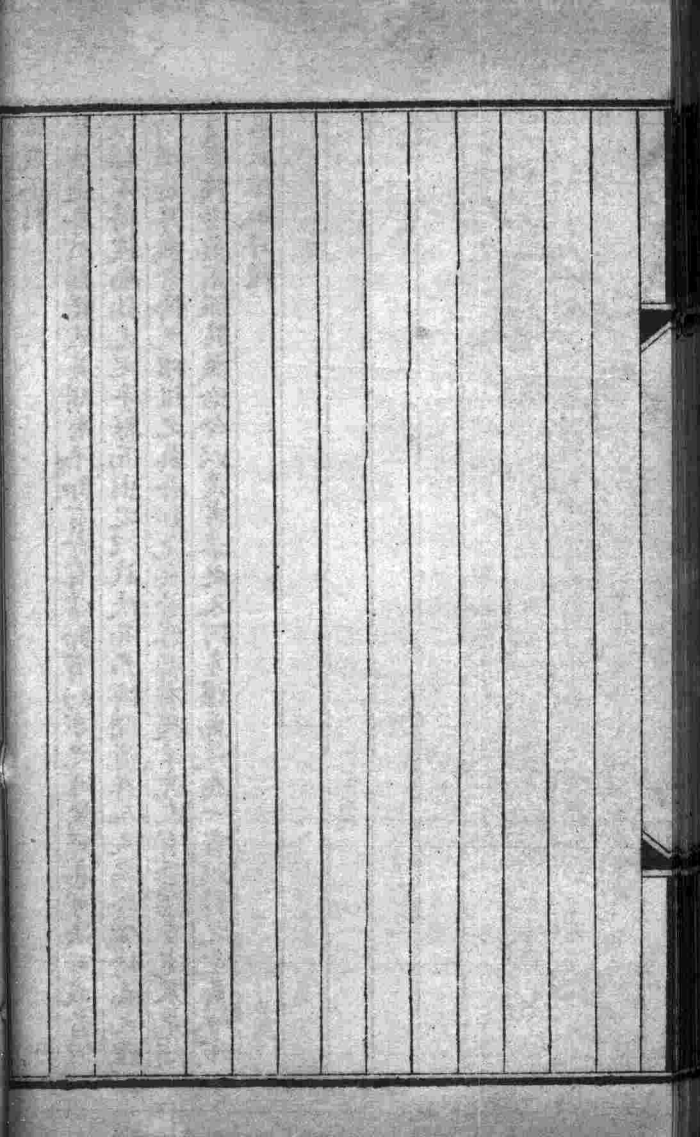
原李耳戴自記

吾人一身眼耳手口其用孰勝無勝不勝一也必求其勝孰不曰眼長耳短不知更可曰耳長眼短眼視所有耳聽所無聽無長於見有也孰不曰口多耳少不知更可曰耳多口少口言在己耳聽在人人多於在己也孰不手靈耳鈍不知更可曰耳靈手鈍手錄已歷耳聽未經未經應靈於已歷也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戴之義唯地克稱寥寥幾語蓋克云戴積大在系積兩在蘆積石在勺積崇在簣積深在掘不可以少而忽之惟不忽少後自成多者徒鶩多終是限少自然之理也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余之所戴奇不失幻異不失怪述必參實事必參真準於理也戴鬼一車可云戴乎耳於易屬咸於詩屬風於書屬訓於戴禮屬記於春秋屬書咸取受風取入訓取提記取審物徵人月今檀弓書取來巢退飛夏五秋七不戾於經也耳屬於垣可云耳乎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眼耳手口言之鼻獨不言何哉祖從衣以言乎成天之氣一呼一吸惟鼻司焉鼻為鼻祖耳為耳孫鼻獨不言何哉祖從衣以言乎成也孫從系系以言乎生也不生不成耳生數也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大荒曠曠不知其寬大瀛漭漭不知其浩大明懸懸不知其照大山行行不知其長大耳空空不知

其藏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余惟以余之耳為昭昭為撮土為拳石為一勺而已矣亦任天下之耳後世之耳之為無窮為廣厚為廣大為不測也此余之所以名原季耳戴也倘再有以耳問者余則曰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再有以戴問者余則曰天下莫能戴焉斯已矣余何知耳戴哉太原季中馥鳳石

耳戴小引

扶輿邈矣庶類錯然其間有平即有奇有常即有幻事之可驚可喜可法可戒者何限獨不得搜幽鈞元之手探而出之以故佚而弗傳間有其人又病於醜博為大雅所譏若耳戴者傳之確核之真吾知免矣昔容齋有隨筆沈氏有筆譚多述宋元間遺事讀者無不服其該洽今以是書準之又何多讓焉是為一言以引之古吳嚙城義扶陳倣拜題



明 大原李中馥鳳石著

糧徵本色

太原太守黃公洽中。存心愛民。欲更所轄二十八州縣徵糧舊例。謂糧因地起。地中出粟本色是徵正也。軍糈曰糧。義取養兵。本色是給亦正也。易以折色。糧之名失矣。在納糧者有銀尚可。無則必以粟易銀。在領糧者有粟尚可。無則必以銀易粟。是折色一行。并糧之實失矣。至美銀之侵收。大戶之消累。批解之搭架。種種弊害。苦毒民間。莫此為甚。復徵本色。則農免於糶。軍免於糶。官清火耗。解省添搭。便民未有過於此者。乃會集在省鄉先生議之。諸公齊聲稱頌。此從兵民兩便起見。真可謂美意良法。堪垂永久。獨余外祖從淮上鹽差復命回籍。與於會曰。事係重大。還宜詳酌。愚以本色之廢。折色之行久矣。唯久則安。銀有紋潮。粟有美惡。秤有輕重。量有盈縮。其必須人監視也。同銀收用櫃。粟收用厰。櫃司大戶。厰司倉給。其必須人存貯也。同銀賠添搭。粟賠折欠。鞫累夫役。載累車輛。其必須人運載也。同其中苦累。本色更甚於折色。至車輛必從鄉中簽報。鄉至縣計。縣至府計。縣遲五日。即如太原一邑。

本色近四萬石。計用車一萬輛。每輛費以五錢計。則已五千兩矣。此猶約略言之也。如給散於軍。即領尚可。倘以粟色留難。或不願得粟。孰得而強之。百姓受累。更有難於言者。總之銀之用活。粟之用滯。此軍國大計。望再詳酌之。黃公勿聽。竟詳三院批。允本色時。各州縣已春收矣。概行改造本色。團簿舉行。民間紛紛稱不便。蓋收納折色。設櫃在縣大門內。銀苟足色。何從刁難。等有星位。末由勒捐。本分火耗外。無他需索也。及收本色。借老倉暫貯。唯倉給主之借驗。粟美惡。賄通則中粟為上粟。不賄則上粟亦中粟。納者累日不得歸。升斗之戶交費。且逾於粟直。此交收時之不便民矣。發報車牛則有告。賄免不肯報者。告畏勢不敢報者。告雖報而言有牛無車。有車無牛者。互相訐訟不已。此起解又不便民矣。至省則上司倉給。又以縣倉給為可。嗟亦借驗粟美惡。苛求。照各都里作一常規。如意方收下車。則又以抵換侵剋。苛責車戶。亦必納錢方收。此解納時又不便民矣。於是給軍。果終月不領。以至終季。黃公不得已。懇司道傳諭營弁。仍執前例。不可後催。領稍急。遂譁然鼓噪。黃公出示言。本色只此一次。覆云。一領便成常例。終不可是。歲秋冬雨雪過多。雖加鋪苦。粟已朽。盡若干。黃公不得已。概所屬仍造車載回。以易折色。民益大擾。詎怨沸騰。三院亦不得

已會勅得旨下襦職臨行嘆曰。今而知侍御馬公以忠言誨我也。黃公居官端介。此舉志在利民。特拘牽古法。卑外祖馬姓諱朝陽。字鳳鳴。別號岐崗。歷官陝西左布政使。加從一品俸。

### 兩賢異用

萬歷庚子。各省遣中貴一人抽稅。名督稅府橫甚。魏公允貞前為給諫。因糾張江陵奪情廷杖幾斃。後撫晉。急中貴虐民。遂與巡方趙公議欲共擊焉。趙公名文炳。有聲臺中。魏公料必同心。而趙公辭甚緩。云官家正任此輩。若擊之不惟不勝。適為彼堅其信也。俟彼自斃為得。魏公訝之。意其差滿在適。計在脫卸耳。後稅府議驛遞用馬牌。魏公檄各驛勿應付。趙公則令應之。魏公初疑脫卸。今直信為阿從。不知趙公密行兩路之通京者。固關與紫荆關。俱不許一人飛度。始自臨汾。即記某日稅府遣人從某路發。兩路過關。驛遞厚其支應。既畢。盡搜公私書劄稿。揭并内外交際儀物。與大璫囑託密函。兩路搜獲。錮之密室。稅府見所遺不返。雖疑之。終不知其故。維時兩路已將所獲一切飛報矣。趙公見內有若干可動聖怒者。以為擊彼正在此時。一日傳陽曲令備大刑百副。快手百人。晚堂訪究。大慈聽用。即傳東往督稅府一吏一門。

子。隨止以大內囑託私書禮帖。局貯匣內。使吏攜之。其兩路驛遞密揭。吏不與聞也。稅璫迎至賓館。趙公云。既託深交。事當有密議。非無益公者。遂延入內。令屏左右。言朝廷視督稅比巡方更重。不應如此罔上行私。璫尚支吾曲掩。趙公云。諸弊諸賦。久寄庫中。見照原書謄稿在匣。使吏一一示之。未半。而璫跪伏請命矣。趙公曰。此難中止。璫跪請不已。公徐曰。或姑爾爾。庶可少全。璫無不聽命。遂傳快手百名。將爪牙百人。從督稅府中搜出。士民觀者如堵。先是撫署謀者。已將按院拜稅府報聞。魏公正沉吟間。謀復報。即詣趙公。遜謝曰。賢者固不可測。智勇擊奸。非惟愧不能及。抑愧不能相知也。趙公遂重責百人。發司李錄供。依律遣戍。將賂內二千餘金。分恤各府貧宗。閱三月。稅璫自求內旨撤回。督稅府遂為閒署。吁。兩公俱賢者。始若相異。終自相同。而趙公之作用。更為深密矣。

### 忠臣紀烈

歲甲申。闖逆陷晉。撫晉者蔡公懋德。與中軍應公時盛。至書院三立祠。縊焉。布政趙公建極。守道毛公文炳。巡道畢公拱辰。俱被執。挺立不跪。闖逆令解趙公縛。言素知公名。今入晉。萬民頌清廉。果乎素望。復爾官。盡心供職。趙公變色曰。凡為臣者。不能



守土與城俱亡宜也。無多言。遂猶以溫語慰之。公與毛畢二公厲聲大罵。遂駢首就戮。晉人無不哀感。

### 袁公始末

晉提學袁公繼成。風裁廉肅。撫軍吳公姓特薦卓異。巡按張孫振以先未聞會朝之。其意不過欲分功見德。而袁公已不平矣。張言貴道不可尚氣。袁曰。生人氣可無乎。張云官常中不可認真太過。袁公怫然曰。雙白在堂。只條花銀。不怕今日解明日解也。各啣而別。張見撫軍言袁學道欺人過甚。如不言。則貽後日持斧者羞。撫軍言纔薦卓異。若劾之不便。不止袁臨候。少待大計。量予停罷可也。張以他辭亂之而去。密屬陽曲令李翔南。刑廳袁翼隆集款送院。據以入奏。奉旨解京。並下旨。袁繼成既贓私狼狽。撫臣因何薦舉卓異。着令自行回奏。吳公訪知為按院線索者。刑廳陽曲也。傳至。即令訪巡按劣蹟。事稍泄。以爾性命從事。且行五府各屬。將按院訪犯贓私。已解未解。一切密申。少匿則有本犯者在。所訪既實。即具疏劾之。亦奉旨解京。三法司會勘。俱直袁公。張以坐贓下獄。袁公後總督江楚應皖。遇左良玉索餉之兵。激以忠義。良玉為之引歸。後聞良玉東下。命諸將守九江。自至良玉舟中相約。兵不入城。已

而兩營勾引。竟陷九江。良王病中。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哀臨。侯嘔血而死。公為良王子。夢庚所劫。挾見主帥。長揖不拜。宴之不飲。不語自縊。被解至良鄉。曰。此疊山盡節處。又縊。又被解至京。誓以一死報國。逾年斬於菜市。臨刑云。昔文先生死。此得死所矣。都門親故。無一敢弔者。舊日老長班劉姓。哭歛其屍。閱三載。輿櫬還之江右。過江至一處。忽棺重倍加。昇役終不舉。少駐問。一人言。昨有少年自言江西袁姓。欲赴京省父。病卒於此。或其公子乎。劉曰。有之。訪所瘞地。取棺附行。則公柩輕易舉矣。見者無不稱異。抵家雙親慟哭。以迎。父嘆曰。余宜領單廷試。奈次余者。年邁以情告。余本無名。心讓之。借以終老。今老景當此。夫復何堪。然吾子死忠。吾孫死孝。出自一門。堪垂千古。亦復何憾。卜地葬之。此大略也。其詳載六柳堂集中。

### 尋親誠感

原邑趙孝子名威晉。其父好黃冠術。遇全真雲水。無不以禮下之。孝子方五歲。父出訪道。不歸者三十餘年矣。孝子曰。夕哀慕。始猶盼歸。愈久愈杳。銳意尋親。或謂行踪已遠。茫茫世界。尋何益也。孝子曰。以此為難。則父終不見。是我棄父也。道場多在東南。三相五嶺。不能過。誓不反。遂孑身遠涉。從五當山始。遍歷諸場。將三月。思他道矣。

忽臨一山僻小菴內止一老道。向投宿。老道曰。君語音似山西人。孝子曰。師何以知之。曰。余亦太原縣人。雲遊數十年。愛山菴僻靜。聊此寄跡。孝子細詢年齒里居。不覺大慟曰。吾父也。若非此遇。又往何方轉誤矣。其父因問故鄉親族存者無幾。自言旦夕就木。旋里無庸也。孝子泣懇始還。闔邑奇之。邑侯屈五疇旌其門。初訪即至武當。將行。乃投一宿。非誠感安能巧合若此也。

### 理奪巡方

侍御太原王公鑑。讀書風峪之泰山皇姑洞。夜讀無油。試取松柏脂灼之。以錐刺孔。用油筒納而承之。得脂一盞。可供讀三夜。食餼後。按君駐原視學講書。簽掣公當講。公前請曰。大宗師命講某部。按君曰。講洪武大誥。意在難公。不知公無書不讀也。遂將大誥中勅御史一段讀之。按君惡其侵己面斥之。且詈以穢語。公申言曰。大誥高皇帝欽定頒示。生員讀註未畢。此穢詈不知何着。生員不敢畢講也。次及諸生講罷。按君既退。官師大有憂色。責公曰。胡輕躁若此。公曰。有罪生自當之。不及父師也。按君俄召官師言。適講書生。不曰某章。曰某部。太狂。講大誥不講別款。講御史一條。太野。書生性氣未化。可令入謁。以示無心。此進謁謂曰。昨生應對侃侃。可卜立朝氣節。

諭縣動行院應支公項。給生五金為膏火資。公成進士拜御史。疏劾權璫。擅逆忤旨。廷杖幾斃。罷歸不復起用而卒。同年何公喬新任晉陽中丞。祭以少牢。詣公家存問。公夫人贈二百金恤焉。

公少讀書時。每至四鼓呼王秀才起來讀書。起蚤不聞。稍遲則呼甚異焉。一晚出蹲岩下。伺至四鼓。果至呼之。公見乃紅衣婦也。公未及問。婦先給曰。爾背後有人。公甫回顧。其婦頓失。

### 不樂多金

太原屬邑有進士繇給諫歷中丞。父以明經任別駕。乃大君子也。見子宦歸。輒重絡繹。愀然不樂。云所入雖厚。不知其出何如。老人不欲見也。後中丞卒。遺前妻子一。繼室子二。繼室妬悍。駕言前子非夫出。聳告兩臺。屢年不決。有司視為奇貨。納其厚賂。前子竟瘐死於獄中。丞胞弟痛姪為之申理。其嫂復誣以他不法事。亦屢年不決。納賂如前。弟亦幽死。而所生子。長者以拒劫盜遭手刃。並及其婦。次者舉於鄉。見母積惡憂鬱而亡。官震半喪殉之以滅嗣。封公洵知幾哉。然何不一整家教。殆以性成蛇蝎之不可化也。

指客止貪

三原王公恕。官至宮保。兩袖清風。一塵不染。見公子有難色。公語曰。爾憂貧乎。家有素積。不必官常中作倉鼠也。引至宅後。指一處云。此藏金所。有金一窖。指一處云。此藏銀所。有銀一窖。後公卒。向所指處掘之。皆空窖也。

為師白寃

張青毛鳳翥。余長男岳也。入陽曲庠有名。潘侍御延江南趙公鳴陽。至晉為子弟師。青毛亦從受業。將三載。趙公南旋。為仇者所陷。言逆璫魏忠賢。票擬俱出。鳴陽手逮。至京下獄。青毛奔命叩閤。言某年至晉課徒。某年方去。安能分身禁地也。趙公得白。出獄。嘆曰。吾將有以報子矣。借青毛渡江南。遊蘇杭諸勝地。將返。盡以所著舉業。及行文科律授之。庚午薦元。更實第二。趙公子名玉成者。亦中式。北上。握手歡甚。言家君見山西試錄。拍案大喜曰。吾言驗矣。

哀薛相知

薛公亨者。陝西韓城人。少負異質。潞安袁公為韓城令。童試取居首。見其貧不能娶。謀擇富室女妻之。俾得資以讀書也。廉得某氏有女。遣役招至諭意。且曰。吾為汝門。

楣計耳。富民不可。袁公力說觸怒。幾欲撲之。則甯受撲。袁公曰。愚至此哉。迺傳學中。四齋長。持官帖具幣四送其家。始納之。即於是月。涓吉婚焉。復招其父相慰曰。薛生。真汝佳婿。異日大貴。汝方知也。未幾袁公以憂歸。薛公鄉試。掄元。袁公服除。仍補任。韓城師。生誼甚密。一日左右告云。今日薛解元娶親。袁公曰。必是妾耳。對曰。乃正室也。袁公驚問前所主要者安在。曰。歿已年餘矣。袁公深慨惜。又問今娶誰氏。曰。前室之妹也。袁公拍案曰。村翁村翁。前一女不許。今何二女女焉。後薛公成進士。任山西提學時。袁公已棄世。薛公至潞。親祭袁公。且厚贈其家焉。

### 死孝死忠

同譜解首趙念懷。名之璽。樂平人。家世科第。為少司馬。絃之子。居父憂。山賊大熾。名紫金梁者。從贊皇突出。念懷所居高樂里。因守父柩。不敢避。賊脅之取金。凡刀。錘。燭。矣。繩。絞。弦。柞之刑。無不受。父官顯宦。囊橐蕭然。賊不滿慾。牽出砍之。念懷泣言。願柩前受死。庶魂魄相依。遂復牽入。一賊舉刀劈額。其賊首止之云。果有隱藏。豈見妻妾子女盡死而終不言乎。彼亦孝子。生死任之。無手刃也。念懷量絕。柩傍。俄甦。求勺水不得。蓋僕從逃散盡矣。里隣素感其德。憐其舉家被刃。將為檢斃殘器。斂瘞遺骸。誌。

朝入視見其未絕乃昇之別室調理半載獲痊匍匐赴省呈願少司馬卹典中丞為之疏請父得旨祭葬如例戚友唁之念懷備陳慘毒言鰥寡孤獨四窮民一身頃刻兼之從此不事進取乞恩除澤州廣文晉國學助教轉戶部員外郎郎中闕逆陷京師死之生死之際忠孝之間如念懷者可謂皎皎矣過其間者無不感歎。

### 義俠擒賊

石鎮字名蘊咸太谷固庄人也少負氣節慷慨好施遇人急難捐軀赴之流賊從沁源山口出犯其地鎮宇被執諸賊羅坐擁鎮宇前賊曰壯士也能從我解爾縛鎮宇曰家世清白不敢從又言以五百金贖則放還鎮宇曰家貧安得此賊怒折屋椽燒紅向兩脅炙之自度不能生矣有鄉人陷賊中者達至其家以二百金往贖賊見鎮宇垂斃可之比贖歸下體已炙熟矣鎮宇豪壯勉啖酒肉竟得全逾年復故擒賊之心未嘗一刻置也糾山鄉數百里諸村共偵之遇有風聲各山頭舉火為號越兩載賊復來犯不知鎮宇已有備也賊中其伏斬獲千餘生擒五百餘以斬級十顆掛生擒者之項解上報功撫軍宋公統殿嘆曰秦晉充豫諸要地若得此義勇數輩何憂流賊哉大獎賞之自後賊不敢再經其地甲申闕逆下晉逮繫諸縉紳解西安魏榆

桑公去。至聞喜。小水頭脫走。解役報偽官檄邑。責比家屬。桑公潛匿月餘。事少緩。將越嶺歸里。過鎮宇所居地。山民疑是逃賊。奪驢搜資。執詣鎮宇。鎮宇素未相識。但見其人有異。止勿犯。禮而問之。桑公告以實。問失物否。曰。路費二十金。鎮宇使山民還之。桑公後歷廣東右布政使。余亦嘗避亂鎮宇莊。服其義氣沈雄。以詩贈之云。李世人多險。君何揭肺肝。片言天日永。半面弟兄歡。心合千金易。情違一笑難。采風徵義士。莫作孟嘗觀。歲己丑。姜瓖構亂。盤據晉祠堡。鎮宇與鄰邑令善。聞其眷屬陷賊。身入虎穴探之。會大軍破瓖。獲鎮宇於營中。將斬。適舊識縣役見之。以非賊。稟官得釋。人皆曰。此天所以活義士也。

才德不符

三晉文宗文公陝西人。歲丙戌。予兩同年。張華陽賀四明。俱應聘陝西。入簾歸。備道文公續絃夫人。事夫人高才博學。名噪關中。因罕其匹。標梅不字。文公使議婚。曰。學相若矣。必須並頭蓮。詩百首方可。如數投之。始諾。親迎之夕。文公以紅緞裯鋪地。自下輿。以至卧室。重其才品。若此好事者。以謂相如文君。世稱雙絕。此更三絕。謂室女勝卓氏也。闖逆入關。宜一死以報夫子。乃受偽詔。為六官司訓。復被虜甘隨馬上。壁



題妾與王牆同薄命。學騎匹馬渡陰山之句。入韵還顏二字。余因賦昭君問步韵寄  
慨問一和戎奉命去難還。青草年年不改顏。今日馬前同去者。奉誰明旨度陰山。問二  
子卿男子得南還。妾沒鬚髯却有顏。一去不回羞漢將。生魂空自繫家山。司訓偽宮  
豈是女為君子儒。莫教鳴鼓問吾徒。深宮桃李都沾雨。錯認當年曹大家。被獲憶昔  
曾盟白首諧。不知何日墜荆釵。曹瞞折散夫妻願。不為文姬為伯喈。百詩九聘惜哉  
文子愛才偏。百首詩辭寫素箋。今日花開非故苑。可曾賦得並頭蓮。紅蕉葉載夫人  
九思。余深嘉其婉逸。尤不勝慨惜德不符才。反為才累也。因步體附一思。以畢其數。  
我所思兮在銀河。欲往從之雀橋過。玉宇無塵穢凌波。支機不動錦停梭。美人贈我  
泣頭蓮。何以報之月涓涓。擘盆求子房空焉。斷節見孔思香然。不記當初三五前。余  
不能詩。聊記其事。亦一時有感而發。非欲以詩見也。

心許身殉

原邑子於郭長泰諸生。郭御所子也。英姿韶秀。十八游庠。巾服謁諸親故。至一中表  
家。惟孀母與女在室。素不相避。隣婦言才郎淑女。合是佳耦。母曰然。此女不作羞態。  
端靜自若。郭生心善之。言於父。父以女家貧。媒者至。雖唯唯而姑緩焉。後一富室。重

郭生才欲婿之。父不令知。而委禽焉。或告孀氏。郭生已締姻矣。女聞言。手中扇不覺墜地入室。無病而卒。生聞之曰。莊而靜。信而貞。可再得乎。不數月亦卒。兩人可謂心許矣。譚友夏言。世上愚拙父母。誤却多少良緣。豈不重可歎哉。

憐才豪舉

妓有名秀雲者。晉府樂長也。聲容冠一時。工小楷。善畫。操琴。愛漢宮秋。稱絕調。又能以琵琶彈普庵咒。與琴入化。性喜清雅。凡宗藩巨賈。紈袴子弟。皆不留意。文人學士多與游。字之曰明霞。卒為輕薄子所給。傾囊相委。久知其負己也。抑鬱而逝。海濱積歲。傳者主聞而憐之。言名妓失路。與名士落魄。齋志沒齒無異也。吾何惜埋香一坏土乎。於是設幡旒。陳冥器。張鼓樂。召僧尼。導引郊外。與所知詞客數輩。酌之酒而奠之。更作頂針詩十四首。前後相承。其全不能記。首章云。芳魂栩栩自仙遊。走馬章臺滿目愁。疎雨細風清夜永。可憐一曲漢宮秋。二漢宮秋是古琴文。幾個知音坐上聞。流水不逢鍾子輩。當爐誰識卓文君。八小樓塵土暗窗紗。不見樓頭解語花。冷落椒香冷篆。牀頭橫着舊琵琶。九琵琶掩抑不堪聽。司馬江頭涕淚零。老大只教癯骨在。何須粉白與螺青。末收云。止教騷客吊芳魂。晉人多傳誦之。無不歎青主憐才。

不下古人買駿也。

謙吉明徵

楊定一名于國。太原府人。中丙午鄉試。為人謙和醇篤。會城諸同袍。以公事謁郡伯。閻公熊耳。時賓館甚寒。眾元壇廟以俟。適壬子新貴魏元白亦至。同袍多自負作驕態。相揖不以倫次。惟定一叙遠近焉。門吏先白會城諸君事。閻公云。不必相見。以事傳入可也。眾遂闕然去。獨定一留伴元白。互質詩文。俟元白終事方散。後元白癸丑聯第。定一屢躡南宮。授山東費縣令。時元白已入臺中矣。定一不善獲上。將罹計察。張新盤任東阿令。同里也。代為丐免。郡覆數已破矣。宜早辦歸計。定一方委心時命。適聞元白巡青充。雖不至濟南。而驛距費不遠。定一貽書以所誣事白之。冀垂桑梓之情。若元壇廟事。定一已了。不記憶。元白見書。遂不之充青。而之濟南。力稱定一於諸當事。時元白望重臺中。竟改六法。為特薦焉。過費。定一迎謁。元白屏人語曰。君謙謙君子。乃為時流傾陷。仕路險巖。至此哉。元壇一別。至今懷想不忘。定一茫然。元白云。壬冬廟聚。受教良深。胡遽忘之。定一豁然省。及曰。向特景仰高風。知敦鄉井。亦呼親呼天之意。不謂俄頃相依。猶憐舊雨也。定一後遷戶部主事。歷山海兵備副使。謙

文皆言不益驗與。可為士大夫持已接物之箴。

三公三異

虎谷王公雲鳳。晉之和順人。官副都御史。鬚多而長。有旋文如髮。中旋捲作一筍。左向然。又疎朗見肉。晉溪王公瓊。太原人。官冢宰。目最大。滿眼黑輪。瞳子如漆。白曩昏。公字樂平人。官大宗伯。少隨父任。登華嶽。見希夷千丈峽。手攬鐵鎖。一躍而過。從者股栗。公呼曰。吾從此轉入密室。共希夷一語。爾輩徐至可也。時年十三。三公同登成化庚辰進士。天下稱河東三鳳。

論人四驗

余昔見閩文川為諸生。秀雅不羣。異之。果中萬歷壬子鄉薦。官葭州守。余後居梗陽外家。見羅懷天清光外湛。色潤而瑩。與內兄言。此君作用。非他可埒。後中萬歷戊午鄉薦。歷漢中兵備。余同年汾陽劉念屯昇祚。與年家曹古遺良直。王若竿鳳翼。道經原邑。主余家夜飲。古遺形體軒昂。獨怪聲音脫口。即散。是為有聲無音。後行取為名給諫。崇禎癸未秋中疫而卒。年僅三十有奇。曹映碧清。除太原令。初之官。余往拜歸。或問曰。人言此公為美少年乎。余曰。誠哉美少年也。但目可議。若睡未足而尚倦者。

甫兩載為申撫劾去。前於未過兩諸生識其異而休驗。後於已發兩新貴識其瑕而啓驗。雖偶中哉。然動乎四體。理有固然矣。

### 家傳五具

先高祖諱輔。少負重名。師事河津薛夫子。成化朝。循祖制。徵天下士。入太學。授秩與甲榜同。高祖應制北上。而諸生徵至者。或負氣忤權貴。遂俱淹滯。高祖授京衛經歷。考滿授徵仕郎。贈父母如秩。先曾祖諱壽昌。隨任讀書。同邑戶部侍郎王恭。裏公以親舊往來。見几上文一冊。閱之大稱賞。問曰。此必所錄新貴行卷耶。高祖云。小兒窗課也。王公曰。佳郎才出我輩上。區區升斗何足戀乎。高祖意動。遽解組歸。曾祖入學兩年。舉宏治乙卯科鄉薦。會試擬魁。以對策語觸時政。遂置乙榜。次科己未。揭曉已報雋八十五名。榜未展盡。忽燭漬被燼。補綴復繕榜。則錯落者十一人。曾祖與焉。乃慨然曰。前以策語忤。目今復以榜火落名。時命可知矣。決意謁選。除陝西富平令。以高祖母病。留曾祖母奉養。獨攜兩僕赴任。歷俸四年。甫屆考滿。而訃至。服闋。補山東濰縣。兩任俱應薦章。因不事請託。量移真定通判。奉直指委查盤所轄州縣。至二山縣。遇暴雨水發。輿蓋盡沒。繩拽高阜。僅以身免。復慨然曰。餘生可知止矣。事訖。以疾

乞休。上游力挽不能留。時年僅四旬耳。囊橐蕭蕭。乃於家塾講學。一時從游者甚眾。即旁郡英髦。相率及門。家園狹不能容。則假奉聖寺聚講。遠近稱為晉源先生。門弟子成名者相踵。生平有五異識後。

一為諸生時。與諸友遊花塔寺。見一古碑。字半剝落。乃本寺一童僧喜讀儒書。就寺中卒業。後登第。蓋唐時人也。先曾祖甫讀竟。平地起雷。碑忽陷地沒頂。一老僧言。佛典曾載古蹟所存。一與前因人會。非隱即滅。想秀才乃此事前因耳。

一公車初上。偕諸同年謁座師。值公出。閣者云。近地有一寺。往暫游覽。當至矣。眾至寺將入門。先祖言諸君且止。予前夢中似入此寺。覺後甚悉。遂舉前後左右塑像。歷數之。無不如所言者。咸異之。以為真夢也。以為夢則真矣。吾人一身之神信。無不到。特所稟有靈不靈之分。

一舉孝廉時。從晉祠過縣出堡二里許。見縣城北鄙有城隍樓閣。人物車馬之類。沿西南彩色鮮艷。先曾祖恐一已目迷。呼僕從問之。答曰。非閭閻幾忘。此素無城。正在疑眩。道其所見一一皆同。行六七里漸散。原邑志八景內有古城夕照。意即此歟。曾傳國初晉王出封議建府於此。已集材木。一夕為大風徙去。

一為真定通判。早堂將退。見一人從大門徑入。門吏不稟。然已至堂階。向上對立。乃己之身也。不一舖時而隱。退詢左右。適爾等有所見乎。曰無。又問見我身云何。曰見北面端立。少頃諭掩門入宅。先曾祖殊不懌。經半載。身倍健。方釋然。

一歸里後。在石洞玩周易。時將午。忽陰雲四合。雷大作。霹靂一震而龍起矣。先曾祖以為從近處起也。出園欲問房客。客正來慰問。云見龍從洞中飛出。隣人亦來探望。言適見震迅中。火龍從園左右洞起。先祖云否也。如在洞中。吾尚得存乎。同眾返洞。則見石壁裂碗大一孔。一石墜地。孔旁有紫黑煙薰。窗破一眼。簷頭失一板。其窗眼正與坐處對向。始知龍從頂上過也。泐龍蹟紀異文。乃門人東莊先生撰。有理數明。故動靜不失其時。聲氣通故靈異亦從其類。不然何潛於夫子之洞。而飛於玩易之時乎云云。

青蠅不玷

余女行五。即以五字之。適會城大參傅公孫襄。襄十七。補弟子員。學使袁公器之。忽感羸疾。余公車北上。內子遣媪往門女言。婿月前幾死。我已自辦死法。幸復甦。若我死太躁。婿必悲殞。是我速之死也。於是侍疾如常。俄延數月。余下第歸。婿與女得相

見月餘。婿竟逝。女不移時亦逝。余偕內子至其家。見顏色如生。兩眉直上如戟。更可異者。婿嘗驅蠅復來。女之體一蠅不集。始知英烈所感。即纖微蠢動。如有知也。歛後。余徐詢死節狀。俱曰。婿逝後。向祖姑翁姑。洎兩叔翁姑。悉拜畢入室。未幾即報飲藥。速救之不能起矣。枕旁遺杏一枚。終不知所飲何物。聞者咨歎。紳士里民。公願請旌。建坊以鼎革。遂寢。事載太原府誌。

### 兩公水鑑

晉督學袁公。隨江右人也。陸公。徽江左人也。袁公歲考原邑一等二人。首崔嵩。次即余。外祖方伯馬公。朝陽行。嘗日與余外祖言曰。此案宜生壓卷。因部文違新旨。首名充貢。不敢悖也。爾姑讓焉。庚午。首取領批。果中式。丁丑。成進士。崔以明經考授北直隆平令。陸公歲考生員。首取關國寵。童生首取韓萬象。按臨平陽。經原邑。諸生迎至察院。恭謁畢。呼關生前語曰。明歲定魁選。又呼韓生曰。爾兩榜才也。明歲亦可望。轉歲乙酉。關中第七。韓中十三。至今士子。歷數文衡。必推袁陸二公為水鑑云。

### 恃才昏鑑

晉學使李公芳。聯蜀人也。少負異質。有神童名。十七領鄉薦。又數科於甲。而年未三



旬也。負才任氣。無所不至。督學時。值壬午科試。所屬名宿。如魏伯陽輩。真劣等者甚眾。文水拔貢郭鵬。雷名震久矣。不惟不錄。乃別寫一榜。書取五等拔貢郭某。試文隨榜揭示。閱者嘆其蒼古典贍。不愧作手。抄刻傳誦。郭生計尚不悞。北闈期遂北詣成均。兩闈聯捷。又高平舉振姬。試列四等。邑令求免不可。澤州牧求免不可。冀南宗觀察札懇亦不可。舉生直指觀風首也。知學道有心相抑。恐抑而得雋於己。不光耳。乃徑送藩司入冊預試。畢竟發元。遂有五魁三落卷。一榜半遺才之謠。從來掄才。失真者有矣。未有若此公之甚者。蓋矜伐太過。造物故為之昏其鑑也。

### 井中心史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宋末福建人。易代後。僑居蘇州。不仕不娶。養父盡孝。能少蘭竹。不畫土根。人問之。答曰。此土非吾有。見宋遺民錄中。文徵明嘗題其畫。贊之極口。崇禎十三年。虎邱僧濬井。得如磚者鐵鑄。有字一行云。鐵函經。供之佛前。一日孝廉陸坦鄭敷。教強僧啟視。鐵內為錫。錫內為蠟。蠟為書數冊。乃所南手著詩文稿。分心史大義集。咸淳集諸名。詳錄宋亡諸事。恐世不傳。是以深藏於此。思肖所南。皆心語也。稱宋曰本穴世界。又曰大無空。詩曰。至今首陽山。不生周草木。餘多類此。紀宋歲

月。後連寫十七甲字不可解。陸氏為之刊行。閩人林古度字茂之。鍾竟陵董華亭老友也。斂貲別梓於金陵。總名鄭所南井中心史。茂之今年八十五無恙。所紀元事亦悉。唯事演樸兒佛尤詳。

### 百錢大夫

晉人張公父應藩司。硝黃戶販硝北直。歸值北直歲荒。流徙載道。過獲鹿。見饑民。夫婦避荒。擔內一子甫三歲。言愛此子者任攜去。張公父尚無子。欲撫之。夫婦喜諾。付以百錢。曰非以言直。聊充一飯耳。固辭乃受。攜歸為己子。讀書穎悟過人。登鄉薦。授知州。出京過獲鹿。欲訪本生父母。以年幼失記。名姓鄉里。僅記別時在柳下。柳身拳曲於道上。彷彿遇之。祭以羊豕。一慟云。伊尹生於空桑。今某生於曲柳也。公工書善詩。以無後散佚。得者珍焉。秦有五殺大夫。晉有百錢大夫。唯柳下一別。尤堪於邑耳。

### 有志竟成

魯存雅名。史江南舉人。負宿望。艱於一第。不獲已。赴部候銓。堂吏呼甲科揖。鄉科不必揖。魯公憤甚。自言人至不容一揖。尚不知恥乎。遂趨而下。願再候一科。計禮闈尚隔兩載餘。因同年蘇姓者。晉府郝承奉延為西席。魯公乃偕遊吾晉。風雅善談笑。勝

友酬答。傾動四筵。一時目以仙品。屆期同太原諸公北上。至書肆。偶見一新貴行卷。言仿此足冠軍矣。比試果擬會元。後獲場公守勳卷置第一。以公亞之。可謂有志竟成矣。公選文一帙寄郝氏子姪。獨許郝名聲揣摹得神。奄有元度。名聲果中己酉山西解元。

### 樹上解元

梗陽京兆王公福。生有殊質。家甚貧。為諸生時。赴省試。艱於餓食。乃寓僻遠小廟。竟悞點名。至公堂牆外有槐甚高。公登樹大呼解元在樹上。門胡以扇先一夕。監臨御史夢樹頭一人自稱解元。聞呼猛省。啟門入之。榜發果第一。正統乙丑登商輅榜進士。歷官順天府尹。自題小像云。身高七尺。心小一粟。彼何人斯。清源王福。

### 會場失火

晉溪先生王公七歲。見樹影即以手畫地曰。是某字。人呼為天識字。舉神童。有仙女與處。鄉薦後北上。仙女云。今科會試不得如期。臨時方可語耳。將入場。仙女云。場中有火災。舉子傷者甚眾。輕重生死皆數定。君幸不罹此厄。明日場中火起。宜向某方避。後一人帶火趕來。勿顧拽之。當用足蹬脫火。便熄。方可援升。此君後與君同榜。至

場果火起。愈撲愈熾。如所言避之。仙女立牆頭俟焉。遂拽之得上。後一人帶火。以手拽踏之火。即滅。王公與仙女共引手援之。公以會魁官至冢宰。加少保。為經濟名臣。諡恭襄。所著有三邊奏議。宇內推重。所授同脫者。亦以同年位至卿貳。

名卷錯悞

萬歷壬子四川鄉試。榜中書名周士麒。而文卷實王應熊也。因三不全。印字糝糊。溷拆所悞。王公雅量。尚以人事之悞。即是天意。周已列榜登錄。余何妨再俟三年。懇懇遊謝。而主試監臨。皆謂以王卷中周生。於理不可。會疏檢舉更正王名。王癸丑聯捷拜相。

余甲子榜王宗堯名。乃鄭州俊之卷也。亦以三不全印悞之。諸當事以魏璫吹求。恐坐不測。欲隱其事。獨臬司魏公成忠大聲曰。士子燈窗之苦。有幾三年。豈可奪彼與此。羣議始息。院批王生免追坊金。鄭生候疏題補。王曾夢登高山絕頂。入一宮殿。金碧奪目。聯班行禮畢。忽為一人所逐。鄭亦夢至一處。如寺觀者。無意入內。聞呼聲曰。爾速進。非人所能代也。正徘徊間。見眾士俱乘馬從內出。留一空馬。眾曰。君宜乘君宜乘。躍而乘之。遂醒。

閻慘異兆

順治丁酉江南主考同考職私事發皆伏誅餘不能知其三人有異兆焉聞之少司空李公呈祥言已門生河南人除秦令入簾得一卷氣雖清力尚欠厚置之別几方轉瞬復在正取卷內如是者三心異之意其家必有隱德故呈薦既而曰晚祈一夢何如果夢正襟危坐忽從仰塵墜一小僧於己懷貌最秀狀甚憂慘屢詢不應忽又墜一繩圈於僧項其僧惶急兩手解不脫已亦代為之解愈解愈緊驚迫而醒次日薦之得雋本生來謁語之言門生乳名和尚年僅弱冠但以繩繫頸解終未脫恐非佳兆也後成進士除江南縣令又山陽令李祥光山西翼城人最純謹自守初蒞任日吏役上謁俱見坐一帶索官又懷甯令周霖陽曲人赴任起程日門前兩槐忽怪風吹折痕如刀截是科三人共入內簾後俱縲首幾亦微矣哉

文昌現像

孟縣趙懷旋延慶乙卯棘闈過午於旁舍中遇一綠衣人軟翅唐巾貌端秀向之拱手言用心作文趙歸號思闈中士子皆儒巾若教官紗帽去翅衣非絨亦必青色要得綠衣郎也履思其貌大類文昌作書義畢將及經燭甫至火星飛噴如炮炸聲騰

燭二尺餘。隣舍疑失火。驚視之。見燭光可異。齊賀云。此奎光也。揭曉果雋。北上聯捷。附余甲子卷與一卷較量去取。在放榜前一夕也。余夢至一處。如宮殿。進二門。見一神兩手左右按膝。面北坐。若守護狀。余從旁上行。近階又見一神。向下行如巡微狀。與余相笑拱手。余登階。同諸衣青者拜如禮。次日門榜中式。由是觀之。先正所云。闈中文昌主籍神將圍繞信夫。

### 魁星現像

羅暘海日向梗陽人為諸生有聲。邑侯邵公延主西席。一日詣塾。見羅公憑几而寢。旁立一藍面紅髮者。邵公上足。囑童候睡醒以告。邵公出語曰。今科癸卯君必大魁。兆已明示矣。但不可洩。先同我以清酌奠之。放榜中十八名。乞恩授南直績溪教諭。尋陞陝西甯羌知州。為人清介有守。

### 大士昭報

有河南孤客挾貲過太行。與潞安兩役賈文赴省者同寓。相得甚歡。邀役飲。露所攜貲。次蚤同行。至盤陀曠處。兩役將客以土塞口。毆斃。昇棄林地。劫貲而去。客忽甦。竟回昨寓叩門。主人啟視。則見昨客受創而仆。大驚訊之。言賊即同寓兩役。既斃後。覺

有人將所塞土去盡。拔之行。見是婦人。自言我居在前不遠。代為叩門。即去矣。言訖氣遂絕。主人鳴鄉保驗報。多選健捕飛騎追之。恐少緩則逸去也。至省適兩役入府領文畢。手捧香楮向元壇廟祈福。執之入府。擊鼓言狀。即時訊實。賊亦搜獲。抵兩役立斬。寓主歸詣劫殺處。纔半矢。地有觀音堂。方悟雪冤寃者。大士現身也。

### 夢得正充

大司空王公永壽原邑人。為司理時。有殺人疑獄久不決。公蠲誠禱之。夢山下有巨一掬鷄食之。晨起沉思。悟得凱字。檢閱卷內有黃凱者。遂執凱抵法。凱雖繫名數年。從不經問。以為置身事外矣。突然嚴鞫。如有所失。詰之盡吐其實。并致死兇器出焉。案遂定。諸無辜始得釋。

### 夢獲逃僧

先大父任高唐牧時。有重犯囚僧越獄。捕兩日未獲。大父慮焉。余姑行四者。代父祝之神。晚夢出高唐城外可三四十里。見敗垣荒祠入內。有淡妝女娥三人出迎。笑語曰。四妹來何宴也。積年契濶。今幸聚首。相與拜坐。寒溫畢。曰。賊僧遁逃。貽大人憂。今以術愚之。使不敢行。姑稱謝再三。女言妹父即我父。敢不致力。覺後思情景逼真。述

告大父。俄聞外報越獄囚捕獲矣。升堂訊之。眾稟云。城南三十里有四姑廟。賊匿其中。昨暮牧羊人見祠敗垣間。有人逡巡探望。牧者風聞嚴緝。疑賊即此。遂不離其地。候得鄉人傳言於眾而擒之。大父賞鄉眾花紅。牧者倍之。後問祠建何代。皆言不知。惟傳係遭亂被執。而不為辱者。一門四烈女也。遂營俸金新之。想余姑必四人中之一也。

靈魂雪恨

守道婁公惺伯楚人也。喜交遊。重然諾。後轉廉使。與巡方王公七裏左。七裏險謫人也。陰以誹刺。詠中丞申公朝紀。申公信之。怒甚。捱拾文致。以七可斬疏劾之。婁公自以事無影響。諒必無虞。不意疏詞中款。煨煉成獄。竟以執法棄市。冤哉。婁公竟罹死妾之慘也。申公年正壯健。自枉殺婁公後。其長子無日不見鬼。以異疾死。不兩月。申公每晚見婁公索命。不能安寢。內則家人環侍。外則標兵環宿。後至大同。則白日見婁公對立案前。并飲食不得自如。卒為婁公生擒之。繼申公者祝公也。蒞任兩月。一夕夢一人披髮跣一足。身中材。跪請曰。某婁廉使為人陷死。今對簿。乞將前卷宗示之。不煩檢發。止諭司案吏一言許之。是已。祝公夢中呼吏檢與。遂謝而去。次早祝公



問羣吏曰。婁康使中身材乎。曰然。曰夜夢索卷宗。但不知因何跪一足耳。吏曰。聞受刑時。止一足著履。祝公曰。異哉。孰謂幽冥可欺哉。王七裏亦坐事論斬。竝籍其家。安知非卷宗質對後所處分耶。

### 東理通神

太原令金公名勵。號太阿。西華縣進士。明敏英爽。有吏才。辛村鄉民婦為魅所侵。自言闕廟周將軍。尅歲日甚。其夫訪法師驅逐不去。遂列狀告之。金公諭不必還家。待喚問。勘斷而返可也。次日僉役使持三票。至近村闕廟中焚一票。即報命曰。帶到矣。役如言而行。遂示期聽訊。金公在署齋戒三日。至期吉服詣朔望行香之闕廟拜白其事。又令民叩頭。澆詐具牒。及第二票焚之返署。以第三票付民。云此事明矣。不特闕聖不容此魅。即周將軍豈甘污蔑也。爾甯家一月後銷票。民抵家婦告曰。爾至縣第三夕。彼言事已敗露。不去恐遭殲滅。緣已盡。從此遁矣。果一月寂然。其夫欣感叩謝。遂銷前票。金公此舉。與潮州刺史之驅鱷魚同為懾及無形也。

### 註經掩骼

傅青主山性孤高。不染塵習。因闖亂失家。僑寓榆關。河南獲奸細板。山西有朱衣道

人傅姓咨行督撫密遣司李王秉乘率兵執青主下之獄。青主容色自若。供係太原府諸生。食餼有年。以夫家避亂。侍養老母。頗知醫藥。兩訊如嚴刑。語言不亂。覆核所拔日期。即臬司經歷魏一鰲為父疾求方於汾州日也。撫軍陳公憐其寃。具疏請釋。羈獄以候。青主手錄金剛法華二經註之。一年後如接形聲種種惡業。現諸變相。一日司李省囚語青主曰。君高行動天。不日昭雪也。青主遂將獄中幽魂慘感情狀訴之。乞捨棄酪埋郊外義塚。司李領之。道太守邊公夜夢獄中諸厲哀鳴於前。次日司李以青主所言請。邊驚嘆曰。怪哉夢寐之靈也。即捐俸買地。多備席臺。檢瘞如法。仍勒石禁侵擾。有吏父夢三婦人披髮藍縷哭言。恩出宰官。權在公子。今獨遺某三人。黑獄何時出耶。一夕三夢之明。以語其子。果於牆之僻處掘得三婦屍。兩屍無姓氏。一屍於瓦上書姓氏。交城人也。裹而埋之。由是囹圄不為蒿里矣。此青主註金剛法華之所感也。

### 七日溺返

原邑田村鄉民郭姓。有地十畝許。近汾水衝塌不常。每年秋水將至。先將傍水禾先割飼牛。恐塌去無及也。一日使子往割。午出至晚不還。父亟趨視。則田已塌數隴。知

子溺波中矣。舉家悲苦。並不知屍漂何所也。七日後。二更忽聞剝啄聲。啟門。跌入一人。即仆。問之不應。燭之。乃其子也。水浸將腐。潰口微呻。而不能語。以米汁徐沃之。一二日。漸省人事。詢之言。初塌河時。為人拽入一堂。類見官者。尋復拽出。見金光萬道。空際布滿。須臾米飯堆積。衆蜂擁爭食。兒正飢渴。恨不得沾一粒。有言爾不宜食者。有言爾不敢食者。頃聞傳呼宜還者。遣還。即被兩人拽行至門。未識已家第。覺門開而兩人去矣。亦未知其已七日也。其父思所云。金光米飯。即洛陽村中元放河燈。洒花米之夕也。此人現存名郭希貴。

### 指甲出棺

原邑韓公春。字名萬象。未冠舉鄉薦。會城傅侍御公潤野。以女妻之。踰十七年。成進士。傅氏早逝。生前好養指甲。有用鳳仙花染紅。最長者落下。斂時納棺中。及韓公以觀政。給假家居。一日晝寢。夢傅氏笑語如常。曰。君耳中有塞。我為出之。遂用指甲去塞。韓微覺痛。以手揉耳。其指甲遂遺枕旁。即當日納棺中者。棺中之物。安得而出。夢中之物。安得而真。此理所不可解者。

### 塚氣忌洩

原郡傅公三子。長霖。仲震。李需。孟與。季成。進士。仲登鄉薦。達河東三鳳坊。其大父墳中產花三枝。似蓮。色深紅。有幹無葉。取出供之祠。經風而瘠。厥後子孫雖繁。不之名士。科第不繼。未必不由此也。梗陽京兆王公塚。近縣城。有七世孫毓奇。見塚漸平。取塚旁土培之一穴。塌見墳中清泉滿注。棺浮水上。驚其淹浸。遂汲水使盡。棺着地。鳳靈登矣。未進士。甲申。遇變而傷。人皆謂祖墳去水故也。塚氣忌洩。不益驗與。

### 趨吉奇災

趙上舍者。梗陽富人。為父母求善地。遷葬。同邑羅生術堪輿。得一地名九龍窩。常云。非大福德。不能享其地。傳有山桃一株。身尺許。而臃曲。高僅三尺。枝九股。左紐有龍。從一枝起。樹因震損。土人取其身。雕刻龍母。構廊一間。并刻九龍為子祠焉。九龍窩之名。以此也。祠年遠荒圯。羅與趙姻親。因舉此以應。言穴不可草草點。必須年月日時會局。方盡美。趙屬羅擇吉。至期。羅來言。少頃破土。惟相地者。不可在側。預以羅盤定穴而去。趙如法取土。甫下鉞。忽微雲中迅雷一聲。更掘得二石。隸深紫色。膩而潤。持回家。漸堅。漸燥。七日後。有雲從西山出。抵暮。濃雲四合。雷聲隱隱。大雨如注。俄雷大震。趙居縣之南關。電光如虹。寬萬道。連烟不斷。倒掛簷頭。霹靂如着頂上。居隣悚

懼。趙妻宿樓下。已與子卧樓上。夜二鼓。趙妻見火。從窗飛入。如斗大。自頭至足。連滾數次。若尋擊狀。夫從樓上呼女使名。聲甫脫口。火。遂與雷應響而升。後漸雨收。雷息。次日家人隣眾視之。見其婦雖驚。曾尚溫。急奉跣救之。得生。兩耳實以土。述所見。雷升狀。後不復知矣。登樓見趙身有爪痕。如煙炙者。通體無骨。子方十二歲。傷同父。遂無後。家業析於親族。趙父母仍速歸舊地。將所得石。越還故掘處。瘞焉。每雷羅生。輒惶恐避匿。久之稍自安。

### 神感聽琴

大中丞陳公端。太原府人。有古君子風。善琴。一夕操罷。更深籟寂。有五人入室而立。人各異形。公曰。人鬼殊途。昔之聖賢。邪有不敢經其戶者。有遠離其鄉者。余愧德不如。有送之者。罵之者。逐之者。余愧膽不如。姑請通名。同聲曰。某等五鬼也。雅與琴善。聞公非操。乞不恠為聲氣之通。公整襟焚香。操太古遺音一曲。將四鼓而謝去。次日令畫工摹所見之形圖成。坐對玩之。符相書所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其云雅與琴善。是必琴之五音也。水中鐵躍。游魚出聽。古人以聲相感。良不誣矣。

### 試法移裁

蜀有薛真人者。得墨符神咒真傳。如七釜所云者。一日外出。其徒戲將几上召神符焚之。并頌咒。須臾神至。問何用。弟子失措曰。墜下桂樹久在右。敢煩移左。則果拔樹植左。土封如故。右亦無痕。徒異之。然不知送神咒。神瞠目言。胡慢我。不念爾師當加罰。真人歸。見桂樹忽左。問之。徒不能隱。真人嚴責之。罰跪神前。誣咒解退。後符錄諸書。謹言。之不敢輕置几上。張留孺云。

### 正術誅邪

蜀有妖巫。展裙坐江。飛渡不濡。而穩於舟。行人惑之。晚夜環聚。投教者日。以百數。薛真人知之。曰。日月之下。可容青燐鬼燭。黃鼓人心。乃頌咒律。已將一紙裙分裂。其巫正坐江欲渡。即時兩股劈開。浮江而斃。妖遂息。張留孺云。

### 女道歸山

外祖方伯公任四川松藩兵備時。攝按察使事。見解後空庭。扁問吏曰。此內何貶。云錮妖女也。外祖曰。此女妖言惑眾乎。曰否。夜晝曉散乎。曰否。香火歛錢乎。曰否。然則何以云妖也。啟而驗之。女顏面充腴。形體安舒。問飲食孰供。答以初猶家給。後不能繼。則官給。因水火不便。道人已辟穀三載矣。外祖疑之。詢諸左右。皆曰。然。問識字。

乎。答以未讀書。胡由識字。詢以道。曰。不過陰陽。詢以陰陽。曰。不過無始。細叩之。言言俱太極。更有諸道書。并性理所未及。剖者。遂大異之。問何以見。錮答以因適夫家。語未畢。俯首不言。乃詢左右。言其夫娶此女。雖同宿。視其形在床。聽其言在床。若身近之。則隔如山也。久之。如故。聲聞於外。因而詔之。官。此入錮之由也。外祖既詢。實曰。汝無罪。俟言於兩院。而釋之。顧不知汝何欲也。答曰。道人欲得深山小室靜坐。以俟天年。他何欲。翌日。即見撫軍言。此女辟穀三載無恙。似有內力。如妖必飄忽不定。而恬靜如是。疑有前因。縱之未必為害。撫軍可之。申請直指亦可之。遂召女之父母。以肩輿送峨眉石洞。道人臨行言。凡元釋兩門。遇軍官。生嗔喜心。皆本人自造黑白業也。一稽首而別。留樓扇一握。

一字速化

蜀有縉紳先生。素好長生術。入山習靜石洞中。一日有羽士訪焉。童子以告。公謂偽託雲水者。辭不見。羽士拾灰皮書于字於洞前石門。字痕穿石。童子反報公視之。曰。真師見訪。而不過罪甚矣。書于字責之也。責我為不出頭牛耳。呼童取水沐浴而逝。家人驚至。既斂。昇棺不能動。公子云。想是羽化。無所用棺也。披蓋惟雙履而已。張留

孺云。

披雲僊去

宋道人者。自號披雲子。薊州河間人也。選勝名山。暮年至太原卧虎山之陽。曰是吾大有緣之地也。遂鑿石洞數龕隱焉。近山諸村好善者。供以銀粟。則受粟反銀。遇人怯弱者。授以導引之術。躁急者。教以調息之方。遠近欽信者。二十餘年。一日遍詣諸村友曰。道人老矣。將於某日告別。無他囑。惟至期一顧。即二十年相愛情也。但不可過長。已兩時。過則無及矣。聞者共挽留之力辭。至期眾各具禮餞送。或擔負裹糧。抵山已近午矣。山間有鋤禾者呼云。頃見披雲子乘一獸似驢。色蒼白。頭有角。向西南行。留語山下諸道友去。急不及面也。眾悵然偕至山洞。則披雲子固端坐蒲團。如入定狀。石壁左留偈云。只個形骸許大。已是一場災禍。被誰節外生枝。強要喚成那個。更分假像真容。又是兩重罪過。近來耳目昏花。畢竟有些甚麼。諸道友因各叙其來辭。時日皆同。信有分形出世之能。倍相嘆服。遂議作栢木八角盤。昇坐盤中。設清醮三晝夜。瘞焉。道人頗多著述。化後無存。或意不欲留蹟。止有雨林詩餘一曲。為人記誦而傳之。已入懸誌不贅錄。



雲遊異術

余外祖方伯公。族有前輩。在成化時充司吏。然學業不廢。值科舉學道丁憂。去暑者以闈期不遠。即以歲試前等。作科餘赴錄遺試論題。三十六宮都是春。因與教官闈論題意。此吏前言吏曾讀書。是論題頗習。文宗遂給卷試之。大為欣賞。次日即見按君力薦入闈。初以異途難之。文宗言祖制中額內原有五名。為吏匠等有能文明經者而設。乃准送司入本邑諸生冊後。試已入彀。竟以異途擯置副榜。發卷視之。乃正薦也。從此志在方外矣。雲遊四十年。至七十餘始返。好酒。一日至縣醉歸。行至古城路僻處。有賊三人。言脫衣免死。醉言我衣爾得脫乎。賊正欲肆侮。即默持咒語。三賊遂挺立不動。至家亦不言。將曉呼子。語以昨釘三惡少某地。爾去解之。授以咒。至彼三賊猶瞪目僵立。咒解遂醒而逸。遠近聞之。方知有異術也。凡疑難事。誠心叩之。無不亨中。享年百歲而終。

扶乩召異

遷安郭金路名輩。官歷工部左侍郎。少為諸生。好鸞術。供乩書室。昕夕扶之。不必符咒而降。一日應友請。將舉手間。忽覺冷氣從外入喉。一口能兩人言。且不一辭。大驚。

棄走。羣友共駭。以薑蒜大膽鷹脯藥之。桃符鬼箭雄黃珠砂鎮之。且鍼灸鬼眼穴。諸絡毫不效。如是者三年。學業幾廢。一日午前。忽覺冷氣從喉出。縷縷旋繞。嘆曰。今相別矣。君無憎焉。郭公始得奮力成名。作鸞書一卷付梓。邑父母崔明涵云。

附原邑郭大生好鸞。一日。乩大書予山妖也。續一斬字。將乩擲地而去。少頃。正陽子至。問及山妖言。山妖性狡而悍。已將爾魂攝往橫峪洞中。宜吸清茶一口。書罡字如符狀焚之。將所吸茶向正東噴之可解。郭亦因此戒鸞。後以明經授房山令。因公入山。見一峪形濶而偏向土人云。此橫峪也。又數里有洞二。大可藏千人。小者半之。更可異者。洞中初入黯若漆。少立則鬚眉可辨。其氣黝然。不知微光從何入也。或云。山之靈氣自映耳。前云所攝魂橫峪洞中。不知即此否也。

### 點金代府

雲中代府。明初封建一字親王也。嘉靖時。王好道。信黃白之術。多為方士所賺。王漸厭之。一日有羽士以絲繩虎頭手纜而行。至大同。城守者止之。道人曰。聞王好道。故來見。竟入城。百姓見虎紛紛竄避。道人言。我在彼自馴。毋驚懼。人終不敢前。遂行尾之。至代府東華門。通名。王召見。道人牽虎入。繩盤其頸。嚙如法躡。此啟云。山野道人

不欄朝禮。一稽首而立。王賜之坐。虎亦蹲坐。旁語良久。王大喜。以為真仙下降也。笑漢武受文成五利之欺耳。即與共食。是後日夕講內事。爰及丹術。道人云。丹言黃白。此下焉者。最上天丹。道人為王修合。當如軒轅淮南挈宮眷而霞昇也。王問為時幾何。曰。不出一季。又問用何法物。曰。止在五祖七真仙位前。用珠玉器。每位前供三百金丹藥。並不用此。止數種草藥烹煎耳。但選宮中深密處為善。王引道人擇宮後閑院一所。三進。道人曰。善。擇吉入焉。設壇陳供。俱如所言。道人不戒酒肉。每五日送水菜飼虎於二門外。水菜至。道人自出運入。間有送至而不取者。言前次所積足用也。季將周。王甚喜。即宮眷亦以為霞昇在指日也。匝三月。送水菜。則道人不出。猶以為尚有所積也。越五日。又至。道人竟不出矣。視其虎寂然不動。非復從前號猛狀。急啟王入視。聞無其人。丹竈依然也。陳供依然也。五祖七真之位依然也。惟珠玉器與所供三千六百之阿堵物。悉捲而空矣。獨怪以宮中至嚴之地。孑然一身。操何術挾之而去。亦奇矣哉。意尹祖七釜內所云。盡門可開。土鬼可使。遁法果有驗與。

火化成佛

原邑柳林莊木工韓姓。素向善。好與方士交。常助修寺觀。不受工值。居恒於屋上搆

小屋宿焉。一日二鼓鄰人忽見火從小屋起。急救之。屋半燬。韓端坐火中。傳呼成佛。時萬曆某年三月上旬也。余親往觀之。衆已昇坐棹上。狀端嚴。兩手不拱。離冒遠近。相稱左右。一仰一俯。皮肉亦不焦。覆首裹一帕。雖成灰尚裹。額顛觀者無不稱異。邑宰關中涇陽張公往驗。長揖觀察。魏公拜之。復作偈贊之。遠近騰播。布施委積。搆廟塑像事之。然不見所謂祥光瑞靄。而時有風霆。毫無益於茲邑焉。

前身行僧

來公星海名復。陝西三原人。萬曆丁未進士。父少參公亦進士。性恬退。公未生時。本鄉有一行僧名來復。不識字。止熟誦觀音經。與心經。皆得之口授者。餘不知也。離鄉十數里。有沙河一道。常為暴雨衝溢。行者苦之。僧身親填道修橋。終日不憚勞。行人施助者。卻謝。遠近稱為佛和尚。見其食淡好勞。又稱為拙和尚。至有嫌其不出應付。又稱為懶和尚。獨少參公重之。曰。有行和尚。僧雅不求人。來公常供其衣食之缺。間詣寺聽誦二經。一日少參坐聽事。忽見此僧入。立而迎之。竟不顧。直入內室。呼亦不應。正異之。少頃內傳夫人。生公子矣。少參亟遣人訪僧。則云適已坐化。乃知其子為。此僧托生也。因仍其名來復。少穎異。書無所不讀。精醫道。百工技藝。乃至女紅刺繡。

皆優為之。卽一切戲術。靡不奇異。凡名畫真蹟。請鑒別者。留旬日臨之。令人不能辨識。或且攜其臨者去。公笑而曉之。善音律。能以筋代簫管。清亮轉佳。任四川督學時。與藩臬諸公飲畢。圍坐。呼門子脫靴。用力頗重。腿從膝折。公呼蠢才。令爾脫靴而折我腿乎。解帶視之。腿竟落地。諸公大驚。門子伏地請死。公徐曰。將所落腿。向膝按上。莫離原位。用力按之。似相聯絡者。試行數步。躍然曰。更輕爽也。後再讌會。諸公請戲術。公曰。無矣。既又令門子脫靴。眾以為仍前術也。脫之隨脫隨長。長至丈餘。不斷。公曰。蠢才。一腿偏長。如舉步何。門子叩頭乞收。公曰。試促之。漸促漸短。如舊而止。問再促何如。曰。促之。脚可至膝。諸公絕倒。顧不知其何術也。曾任吾晉監司。遠近求醫。生全甚眾。後引疾歸里。常語人曰。余本縉流。今逃楊歸儂。宦遊久矣。忘却本來奈何。將言歸以完其功。遂長逝焉。秦中多異才。韓城解公。陰樹選庶吉士。於來公諸戲技。精妙略同。更善跑馬諸險術。或緣數丈高竿。卓立其上。膽弱者不敢仰視。貴人多藝如兩公者。可云僅見矣。

### 擊磬回生

余外祖方伯公任西甯參政。西甯古隍中地巖疆也。西有吐魯番。東有火落赤。夷漢

雜處署中望見炊煙更兼兵易生變前道被戕親從不遺一人外祖承亂初定百務盤錯惟禮士愛民優恤士卒年餘外報某寺僧坐化外祖言邇來僧最狡獪覆勘真實當親往視之則真化矣謂諸僧曰此僧坐化自是高位但修果未知圓滿否如有間隙尚當喚回使小僧更番擊磬撥二武弁監之至十三日醒矣此僧一生純養次日體健如初兩夷部酋長聞之大駭俱言馬太師天人也喜則死者能令生倘怒則生者何難令死遂徙夷帳馬牛羊犬疾離甯城八百餘里逐水草便處屯插焉邊民由是安堵余父赴外祖任曾見此僧詢及化後有所見否答以如行遠路白氣漫漫非雲非煙在蒸籠中走空中頻喚猛憶有要緊物未及隨者此念一動步遂停目亦開他無所知也外祖歸里欲攜此僧至晉力辭曰西人還西不失本來後不知所終。

星夜飛龍

原邑貳尹欒公斯美愛民醇篤君子也一日公出甚蚤四鼓啟門見空中有龍從西北來隨身火星無數中有火球噴耀龍色青向東南一直飛去可異者天色清湛如碧星斗爛然毫無片雲也獨龍身舒爪騰踏而行經云雲從龍此何無雲而龍也欒

公歷官江西廣信太守。

夜席龍飛

魏榆侍御張公浩菴家居。有庚辰進士授行人桑雲爰給假歸里。浩菴款之。集優人演劇。夜飲。二鼓將闌。怪雷異電。風雨大作。燭盡滅。內外僕從不得出入。鼓樂俱停。主賓離席端坐。初鼓時。後院樓脊左獸吻有白氣從中出。及三鼓霹靂一震。有龍遂從吐煙左獸吻飛去。二公清談達旦。使人登梯視之。獸吻如故。但見煙痕數道而已。鄰人言非兩貴人。幾何而不喪七毫耶。

潭險龍升

原邑城東鄙有渠一道。灌溉數村。濬自段氏。故名段家渠。其渠旁以汾水泛漲衝突。滙為深坎。人恒溺焉。遂以其地為不祥。甯繞遠道。不敢經其處。即稱段家潭口。萬厯間。田間人常於雨霽時。見紫煙騰其上。或盈丈。大魚遊行水面。一日大風雷。有金龍從潭躍出。隨雲而升。遺斗大鱗片。水漸涸。今近五十年矣。雖風沙淤塞。而潭跡尚存。附汾水每五十餘年必大漲發。壬寅五月暴雨。陽曲鄉名西村者近汾。而土阜大水暴發。怒濤奔迅。浪高壁立十數丈。見水上一物如長橋。不見首尾。其前泥湧沙

捲水色蒼黃。其物色黑綠。浮戲水面。身所擺蕩。水即騰越。陽原榆徐祁谷六縣近汾。地畝漂沒數萬頃。有老人言。已兩見此矣。先人云。此水撐子戲水也。但不知在水族中為何名。而汾流細淺。不知素於何潛耳。

### 西山移步

原邑去城十里許。為晉祠鎮。祠奉唐叔虞。並建聖母邑姜祠。禱雨靈應。牲牢特盛。其間晉水分三河。即水經註源從懸壺山出者。聖母殿後有山曰廟望山。距廟五七百步。山下奉聖寺。唐尉遲鄂國公奉勅建者。嘉靖末。廟望山南鄙人見山行如水湧。軸轉。前土傾陷。後土覆壓。猶幸其行之徐也。見之在寅卯時。不知何時初起也。經所過樹盡入地中。離奉聖寺僅一矢地耳。若陷不止。則即夕并晉祠堡無有矣。鎮人危之。飛騎報縣。適郡司馬因公至。偕縣令詣地。具言服禱以羊豕。猶層層翻壓。至未時而止。次日眾登山閱之。第見對面山頂凹處。拆深二丈餘。聞有年所。其跡尚顯。鎮中市樓疎特亦火。父老言。昔術者曾留山移火劫之語。此其驗乎。

### 樓飛無跡

潞安府城樓晝飛不見。原庠王先生問臣潞人也。余細詢之。答云。庚寅歲仲夏望前。



日過午。忽然城樓不見。其時樓下有三人乘涼卧。兩人驚覺。一人墜城下。後魁言見紅面四人。黑面四人。各衣色如面。俱戎裝。紅者立內四角。黑者立外四角。響聲似雷。身不知何以墜此也。廩樑柱礎一物無存。宛如攝去。止留空基一片。訪之遠近。無聞見者。飛峰落於湖上。試卷飄於朝鮮。風雷攝移。俱有踪跡。此樓不知飛落何處。更令人難索解矣。

### 雲中井異

大同山陰縣有井深廿丈餘。必聯數家之綆以汲。順治庚寅歲。里人垂綆絞之。不得上。倍人絞之。至井口。乃一石。共昇至地。視之。膚頗膩潤。其色鐵重餘千觔。體頗方。眾以供之。玉皇閣所可異者。汲水之器孰解之。而以綆繫石也。舊傳有欲博權相歡者。購一奇石。玲瓏巧妙。人工不及。高仞許。載渡江岸。至岸。忽墜於江。乃懸童賞。覓善沒者。入水摸之。其石直立。覺有一物為座。遂攏船垂索至底。復令善沒者以索纏石。轉軸上之。其人復言若倍其賞。水中有座。亦可力取。免覓他座。不更羨乎。如言復投水。索纏而出。以石裁之。如有意成造者。雕鏤亦復精絕。豈其座本是原物。若劍還津珠台浦。與此石之落水出水。皆由人致。未若井中石一解一繫之。尤可異也。

石佛之異

陽曲北鄉近山村落。農者聞山語云。我要出去。如此者數日。一人答出來罷。忽山崩一角。若削成。然露石佛。自首至膝。端立無欹。村民聚觀如堵。知向云我去者。即此佛也。若謂古寺殘毀。積久沒土中。何無瓦礫雜之。純屬淨土。遠近稱異。乃醵金運大閣護焉。至今廟貌巍然。村名土堂。

附順治戊子。原色城西民田茂者。佃地種茄。穿小土井。以備晉祠水程輪次之。開井將成。旁忽開一竇。水滲漸大。茂塞以土。不能禦。探之亦不甚深。舉鐵掘之。覺有物堅且長者。集眾羣搜出土。乃香花菩薩白石雕琢者。高五尺。搜至晚得五尊。次日又得二尊。色俱白。似保定石。而文理頗粗。四旁亦無瓦礫。再欲掘之。恐壞人田而止。不意縣尉聞之。執拘鄉者。究其不報官之罪。令將搜佛人報名將逮問。意疑別有所得也。闔城士民公白始釋。諸石佛置之城外金公祠。

地獻石英

忻州金山鋪。為行人憇息所。村眾列小肆鬻酒食。忽見肆旁地隆起。不食。頃高至二尺餘。未已。視如水沸狀。而土不濕。諸少年取鐵鍬掘之。至數尺。土定矣。得紫石數斗。

光明潤澤。不異水晶。面平而稜。銳有四楞者。長不過三寸。圓不過八分。見者爭取。乃議用力掘者。倍與之。近村讀書家。購之作鎮紙。遂有挾之會城求售者。藥市識之曰。紫石英也。不入方劑。惟道家煉丹需之。五色皆有。丹房鏡源言。服之可霞舉。未知驗否。此所異者。勃然忽自土興。誰貯之。而誰使之耶。

女變男形

楊瑣字希周。江南當塗人。世居官圩之栗樹里。為學趨法。先民恥為俗下文字。坐此因滯。乃焚棄筆硯。已而兵遠其鄉。泣曰。祖宗邱墓在此。何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墓。兵來將執之。瑣急赴水。死。子甫十齡。自林中望見父溺。號哭亦投於水。時丙戌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見者隕涕。妻陸氏痛夫之無後也。以妾張氏遺腹有身。冀延一綫。乃夫持長齋。迎佛像於家。晨夕對哭。以哭為晨夕課。哭已。喃喃念佛。夜夢老嫗攜一子來。曰。以遺汝。醒而嘆曰。佛賜也。匍匐拜謝。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慟曰。嗚呼已矣。無復望矣。丁亥春。延集族中尊行。泣而告曰。絕產當分諸從子。未亡人妻妾得粗給衣食。撫此女足矣。遂悲不自勝。族人不忍。謂侯小祥。追薦亡者。而後公議立繼。及期會親族起道場。功果滿日。亦三月十六也。正陳齋供。

會食。女呱呱泣不已。抱之就枕。使張氏守之。張忽如夢覺。陸氏急呼。纔醒。復憤。女哭益甚。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形矣。大驚呼家人羣視之。面目肢體如舊。惟私處生長男根。其旁有新血痕。眾咸說嘆。始悟前夢之不虛也。競至佛前羅拜。命名佛賜。次日遠近觀者填門。聞於邑令。張公猶未深信。其宗族異口一詞曰。脫變男非真。吾儕小人不願分其田宅耶。侯乃首肯。貴池劉與父先生出記事一則。謂唐寅所撰。

### 木菌突生

原邑離城十餘里。有村名東莊。多水稻田。環遠。其土岸多植柳。近村東南隅有枯柳一株。材可合抱。內因虫蛀腐爛。僅皮未剝落。夏日眾農盪於旁。忽見有物漸透樹中。頃刻長二尺餘。近視之。層折鱗次。潔白可愛。大類天花。經人手摩其長。遂止。乃爭取而食之。味最佳。殆古所云木芝也。若如丹房鏡源所載。方同雲母。諸味合劑。服之可靈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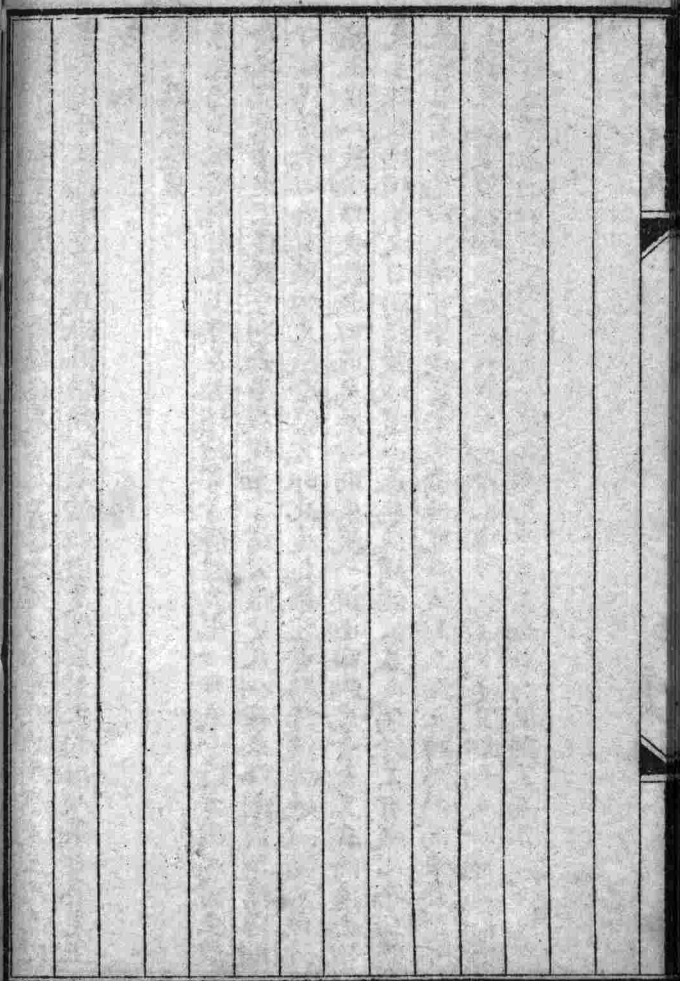
### 怪石生蛇

平定州白面將軍嶺前。大石連亘。人從石上行。石有大孔向上。正德年。行人從石孔過者。往往被傷。二月至十月。孔中隱隱有物。方知毒從孔出也。土人自遠投柴積孔

上引火焚之者三。後試以病驢無恙。令石工鑿之。至二尺。見蛇頭焦腐。又三尺而蛇盡矣。粗可杯許。尾連於石。鉞鏟始斷。石痕猶血出。是從石上生者。州人張日葵先生云。

點鐵隱身

原邑西山風峪內。有泰山寺。多古栢。讀書者靜習其中。一日來一遠方道人。諸生飲食之。偶疾事之不倦。既痊。別去。半載復至。言諸公雅愛未酬。茲來作謝。因留信宿。問有銅錫器乎。曰無有。舉頭見鐵燈檠。言即此足矣。舉之重。勸許。鎚碎煉以熾火成汁。撮土投入數次。口吹數次。曰成矣。候冷則朱提一錠也。曰聊充膏火耳。我將遠去。但未至縣。敢煩相挈。次日同詣縣城。還山暮矣。或問倘公暮夜獨行。不有戒心乎。曰遇暴客自不令見。曰此時可令我輩不見乎。曰可。遂撮土上拋。立時隱形。而步步問答不離左右。眾懼曰。知之矣。請亟現形。即聞似渾身抖土者。遂見如初。又一宿而別。諸生請煉燈檠法。則曰。此事不易。不敢洩。洩恐有雷火災。再約後期。笑而不言。



高祖鳳石公。生平著作散人間。先人求之且不得。青房生益晚。又何及歟。家藏惟耳。載一帙。私居雜述。所聞外間頗多抄本。然異同各半。幾非徵信之書矣。吁。先志不。欲以文傳。生平所為詩古文。竟淪軼而莫考。迺百二餘年之久。僅此什一之存者。又復。論以傳。論。漸失其真。為子孫者。忍忍置歟。爰舉先人所繕寫成帙者。壽諸棗。私非冀以行世也。亦不忘手澤焉耳。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望日。元孫青房謹識。

原李耳載終



明 姜 南 纂

秦襄毅公存大體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私反為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駟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憂誣之者以此脇之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官校雅敬公不肯繫公公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

鸚鵡詩相似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有旨錄其家貲高九萬詩云清曉官來錄簿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然此詩與郭浩題隴州鸚鵡詩相似建炎筆錄云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鸚

鳩鳴於樹間。問上皇安否。浩詰其因。蓋隴州歲貢鸚鵡。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土。二鳥猶感恩不忘。浩因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高爵厚祿。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多矣。

###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基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 赤城新志不載方正學死節

天合方正學先生希直。以文學高一世。而以經濟自任。其盡忠所事。可謂烈丈夫。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與相埒。則夫赤城後來之士。豈有出其右者哉。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於官。雖尊鄉錄亦不明言其故。遂使先生精忠大節。人不得其詳意者。為其得罪於長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然江西有練安子寯者。亦死於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寯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觀此則長陵亦未嘗追念舊惡也。蓋顯忠遂良。自是帝王盛德。此唐

太宗所以用王魏也。長陵盛德，不減文皇。今泰和尹閣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參拾遺錄，雖叙及建文死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略其事。方石謝公為國史官，而修赤城新志，乃獨略其鄉邦先哲之行，而後生小子讀其書，思其人，無從考其行事之詳，豈不惜哉！第恨不獲見方石而質之，必有說焉。

### 崔浩評諸葛武侯

北史崔浩評諸葛武侯孔明云：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也。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管蕭為匹亞，不亦過乎。夫孔明伊呂之儔，管蕭不足道也。浩特以成敗之迹論人，謬矣。

### 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竟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

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於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柳庵家宰求錢塘載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柳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柳庵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柳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柳庵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柳庵之德不可及

七夕歌

杜少陵哀江頭元微之連昌宮辭白樂天長恨歌得風人之遺意如張文潛七夕歌辭淺意藜不作可也

范增塚

范增墓一名亞父塚在徐州城南一里許增項羽謀臣羽以陳平反間疑增增怒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葬此元季有賈胡盜發其塚深四十尺許得寶劍虞邵庵諸公皆有詩悼之朱本初一首云戲馬臺前范增塚英雄千載行人踈塚中寶氣騰光芒識寶賈胡心為動築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籠舂鍤絕深四十尺乃有石盤青龍從四旁樣式大十圍各施九十森環拱石穿棺翼甚分明漆光可鑒剛而鞏塚之不用揮金椎白骨儼然金頂踵匣開寶劍露盤龍金玉輝煌氣交擁賈

胡致富須臾間。棄骨溝中甯愧恐。平原無色鼓角悲。山鬼夜號川澤涌。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奸偷吾所統。亟呼五百取羣盜。械致狴犴見仁勇。傷哉亞父天下奇。鴻門高會真危機。大旗飛起實天意。拔劍起舞空爾為。風雲變化失隆準。玉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土。厚葬何人誠可嗤。君不見驪山牧豎遺燼酷。不如王孫裸死良亦足。

莊騷左氏司馬遷

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書春秋。皆不能無弊。不如六經語孟之純粹也。學者擇焉。

六憶詩

東坡六憶詩。鄉先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曲盡人之情態。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窈地領巾長。羅裙遮足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詩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箋小研碧窗明。袖紗密映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憶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

雲無力駐春宵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憶眠云。泥嬌成。因日初長。暫卸紗裙小。簟涼。漠漠帳烟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云。宮樣梳兒翠縷屏。釵梁冰玉刻蛟螭。粧成要點。雙心字。不管蕭郎只畫眉。予師馬鶴窗先生云。六憶詩。本韓致光三憶詩來。致光云。憶眠時。春夢因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憶行時。背手移金雀。歛笑謾回頭。步轉蘭干角。憶去時。向月遲遲行。強語戲同伴。圖即聞笑聲。然致光作香奩。是其本色。六憶不載。蘇詩全集。恐是唐人效韓所為。傳者之誤也。先生之言如此。以今考之。六憶乃王建仲初之作也。信為唐詩。而非東坡之作焉。

###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詠其事者甚衆。惟王梧溪原吉古樂府。銀瓶娘子辭。五清劉先生孝娥井銘二篇可誦。梧溪辭有引云。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敬為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圖圖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縱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王墓

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序云。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斃。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澗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噫井可竭。名不可滅。

### 戒燒丹詩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癡者。為熱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為名言也。滁州魯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予師馬鶴窗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為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窗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鷓鴣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

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遠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為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鶴窗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其仙術。每吟詠有窘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攜以隨。鶴窗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既動。鶴窗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窗曰。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踏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鶴窗與雪村方驚愕。箕運如飛。後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閭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窗先生疇昔湖橋首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小真才鬼耶。予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留夢炎

宋留夢炎。理宗淳祐四年狀元。文天祥。寶祐四年狀元。陳文龍。度宗咸淳四年狀元。及宋亡。文陳二公皆死節顯著。不負大魁之名。夢炎則自咸淳三年為樞密使。四年



罷德祐元年六月拜相。至十一月棄位而遁。二年正月召之不肯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及元將峻都陷衢州。夢炎遂降。以苟活圖富貴。有玷名科。其視文陳二公。不啻麒麟之於犬羊。鳳凰之於燕雀。豈可以同日語哉。又自號曰忠齋。夫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不忠甚矣。尚誰欺乎。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於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河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強不可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恩。元帝歎賞焉。吁。帝雖異喬。亦知厭薄。夢炎之為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薨。翌日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 有文無行

古今文人。往往無行。如漢之楊雄劉歆。唐之柳宗元呂溫輩。皆急於榮利。苟圖富貴。而不惜名檢。如宋張說之為承旨也。士之頑鈍無恥者多趨之。而富川王質景文吳興沈瀛子壽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籍甚。每自相謂。以詣說為戒。衆皆聞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詣。說甫將升堂。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縉紳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瀛有沈子壽文集。質有雪山集。雖辭藻可觀。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文不足重矣。傳之豈能久耶。

杜審言洪景廬自矜

史言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瀛死謂武平一。宋之問曰。吾在。久壓公等。其自矜大率類此。又洪景廬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齋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叟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叟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

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夫文人誇誕。高自稱許。以驚世駭俗。自古通病。然審言之。詩多佳句。景廬之學。極賅博。先儒固且非之。近日學者。於遷固之史。二王之書。李杜之詩。平生未嘗經目。每作一文賦一詩。或對人朗誦。或書之以懸屋壁。輒曰。吾文自遷固史中來。吾筆札法二王。吾詩某句如李翰林。某句如杜少陵。吁。使審言景廬聞此。必為之捧腹絕倒矣。

###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卧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擻。菩蘂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峯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扯中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為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為然。復書此詩求和。海粟竦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 四皓子陵

樂庵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卧。東都無寇鄧。則子陵不得終隱。予以為

四皓人品不能逾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為寇鄧。

釋氏言心

兩儀之內。覆載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此語亦好。但又云即心見性。見性成佛。則差矣。

張兼素寫懷詩

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略。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厭驅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此日扁舟向西去。心隨江漢卻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尺身。沙上白鷗閒笑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此張兼素儀真寫懷詩也。兼素名徽。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涪州知州。清介公明。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俊為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徽上章救之。亦逮下獄。三原王端毅公時為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勸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徽之職。以慰天下之望。疏入。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徽始得石州。尋改師宗州。行至儀真。故有是作。一時皆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於言表。而無怨懟觖望之私。尋卒於家。

正人知以下四條見別齒問思錄附此

士君子立身行己當求無愧於心不必求同於俗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可矣嘗愛司空表聖一聯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疎遠有正人知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

### 八司馬

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時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誅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申矣

### 慕勢

典略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或父緄慕衡勢或娶之為論者所譏按史謂緄為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或亦舉孝廉人稱其為王佐才而父子羨慕紛華甘心權勢身名不之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不畏於聖賢獨不愧於傅公明乎然則匪龍也鱓也匪王佐也庸奴也其甘

心於操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是以君子慎之。

作邑之難

今之作邑者。多進士舉人。初筮仕者也。上而監司府州之責成。下而鄉社百姓之爭訟。急而征斂以供軍國之需。近而嚴慎以防吏胥之弊。能否黜陟。皆繫於此。苟非廉以處己。公以服衆。明以折獄。慎以御下。動以蒞事。則未有能稱者也。宋林德崇父嘗為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為名言。劉潛夫軍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投甕隨筆

明姜南纂

貧富不愛錢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特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翔為吏部尚書。常稱之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不受雲布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不受而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黎雖誤責之。然充其言。豈有病吾民者乎。

表語用事

宋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貌

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又趙葵理宗朝拜右相。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乃出判潭州。人亦服其用事之切。

### 神宗論溫公詩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曰。數日前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鑲雙獸面。回首何如復未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高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告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耳。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吁。奸人類皆以言語文字激怒人主。以陷人于罪。既以此陷蘇子瞻。而惠卿復欲以此中傷司馬。苟非神宗之明。幾何而不墮其妻斐之中耶。

### 逐日表語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峇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



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初盧丞相多難。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眾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亦可哀也。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煖於寒灰。繫鳥出籠。復山遂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鼎俎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也。

### 盧杞奏食官豕

唐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徒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然則杞固奸邪。其為州郡。蓋亦有可觀者。吁。始之取寵也。以愛一州之民。終之信奸也。卒以遺天下之患。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信夫。

###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獗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

種二字見此。

吳城感舊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趙佗空有稱尊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  
俄縱火。十年高塢護藏金。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此高侍郎李迪吳城  
感舊之作也。使張士誠而聞此。當含愧入地矣。然以本朝續綱目之例論之。亦不必  
深責也。

與帶獎忠

正統己巳。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  
卿。以行高文懿公毅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危不遣家

正統己巳秋也。先寇邊。王師敗績於土木。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  
部侍郎李公紹時為修撰。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遣。

齗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齗鼻。按金史宋破金泗洲。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之

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背鼻耶。買住不敢仰視。資倫後投江死。背鼻二字見此。

握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為爾捨兩把汗。按元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曄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於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叙虞為質成

虞為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叙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刮腸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法曹帝。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請之。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剖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為忠信士。

### 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為善者。以其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吁。以唐人之筆。欲窺鄭衛。繼衣雞鳴。淇澳。定中之藩籬。且不能得。況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管絃。而歌于朝廷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唐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 脛大於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言疑本於此。

### 溫嶠去王敦像

晉成帝時。溫嶠為使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劉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

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吁。惟此義不行於天下。則河北逆黨以安史為聖人而祀之。又何怪乎。

題嚴子陵祠詩

唐洪子與題嚴子陵祠詩。末云。高風激終古。語理忘榮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變。詩通篇格調高古。結句辭意俱到。可與范碑頡頏。同垂不朽。子與睿宗時為御史。勁直不阿。

送李邕詩

唐明皇送李邕之任滑臺詩。有云。課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帝之初政清明。故形於歌詠。莫非愛民之意。及天下小康。淫侈交蝕。其大而蓄一忍心。遂至一日殺三愛子。而不少恤。甚至雲南之征。喪師無紀。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乎。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鬼教

李瑒北魏孝明帝時。為高陽王雍友。以時人多絕戶為沙門。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舍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鬼教二字。見此甚新。

鬚鬢早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然世人謂髮早白者為衰徵。恐不盡然也。

變童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白。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晉人號二陸。陸琰字溫玉。陸瑜字幹玉。陳人號二陸。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子靜。宋人號二陸。右皆兄弟以文學顯于時。

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右三人皆有文學。

漢四皓歌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模模。高山崔嵬。崑居穴處。以為幄茵。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漢漢高士。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元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眉山使繩祖云。載記所始。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書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上召詣

祕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穎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然則晉書載記蓋亦有所祖而名也。

### 王階怨

新喻梁孟敬先生寅作王階怨樂府云團扇且棄置夕氣涼轉添流螢點魚鱗。隕葉  
近蝦簾羅衣舊恩賜不令珠淚霑拳拳不忘舊恩可謂怨而不怨者。

### 曲怨

宋文帝元嘉間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左衛將軍謝述表陳邵先朝舊勳  
宜蒙優貸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怨吾所啟繆會故特  
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曲怨二字甚新。述此事亦可為法。  
漢太祖唐太宗好土形於言

漢太祖大風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唐太宗春日元武門宴羣臣詩云粵余君萬  
國還慚撫八埏庶幾保貞固虛己厲求賢二君英略古今罕及而好士之心拳拳如  
此宜乎為三代以後賢君之冠也。



丹之所藏者赤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馮子振反覆

元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吁。子振反覆。小人固不足道也。帝所以諱子振之罪者。正所以諱己用桑哥之失也。

為史名言

張無垢先生子韶。宋高宗紹興三年進士及第。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曰。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惟無涯之苦。趙置使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吏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

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紙羽木箭

郎基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器。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日記

本朝巡撫江南。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勤慎專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在任時。置一歷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日晝晴。夜雨。某日晝雨。夜晴。某日午前雨。某日午後晴。某日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日時風候。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按汝南師友談記。將穎叔之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將吳入暗。知風水。嘗於所居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曰候之。置籍焉。令

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霜電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觀此則古人亦嘗為之矣。

### 壯士行

古樂府壯士行之作。出於燕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辭古今詩人所作甚多。唐鮑溶一篇。其結句云。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吁。為士者。苟遇知己之主。雖至殺身以報之。又何辭哉。

投觀隨筆終